地理學報　第五十三期：49-83 (2008)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53) : 49-83 (2008)

桃竹苗地區臺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ub-dialect groups in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Areas

韋煙灶*　　曹治中**

Yen-Tsao Wei　　Chih-Chung Tsao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compile indices that can be used to differentiate accents of the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to clarify it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outhern Min accent of Hsinchu area inherits mainly from Thong'an, Fujian, the ancestral homes of the immigrants. Hsinchu County is a strong fort of the Quanjhou sub-dialect. The old Quanjhou sub-dialect only remains in remote areas, such as Hongmaukang and Fongkang. The accent of Taoyuan County also succeeds to its emigrant region, that is, Jhangjhou, Fujian. However, the old Jhangjhou sub-dialect is only spoken by some elders. The accent in Khokhokang area,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Xinwu Township, resembles that of Hsinchu. The spelling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the four coastal townships of Miaoli County is a hybrid of Jhangjhou and Quanjhou sub-dialects groups, but the tones approximate those of Jhangjhou remarkably. Two more sub-dialects groups of Southern Min are also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one is "Half-Hohlo-Hakka" and the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e-mail: t24002@ntnu.edu.tw)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other is “Thoupei” The former is spoken in Xinwu and Xinfong Townships, and the latter in Jhunan, Houlong and Thungxiau Townships. The ancestors of “Half-Hohlo-Hakka” emigrated from Guangdong, not from Fujian, and the Thoupei is a transitional language between Southern Min and Phu-Xian.

Keywords: Taiwanese Southern Min, linguistic geography, Half-Hohlo-Hakka, Thoupei Sub-dialect, Paishathun.

摘　要

本研究針對可作爲辨識臺閩語口音差異的指標如：文白異讀、詞尾輕聲化、喉塞入聲去存、合音縮讀、特定音韻的發音，進行調查與統計。首先以桃竹苗地區高中生爲抽樣樣本發現：新竹地區的口音大抵承繼自祖籍地的同安話，聲調或是音韻均可算是泉州音系的強固堡壘，但老泉州音只保留在相對偏遠的紅毛港及鳳岡兩地。桃園地區的福佬口音大抵繼承自漳州話，仍反映祖籍地的影響，但老漳音只保留在老年層，中年及青少年層則幾已丟失；新屋蚵殼港與新豐紅毛港的口音連成一氣，近似於新竹腔。苗栗沿海四鎮的臺閩語在拼音方面似漳泉混合的特徵，聲調部分則明顯倒向漳州音系。研究區內存在另外兩群有別於說一般漳、泉籍的移民裔：一是新屋及新豐存在一群會說閩南語的「半福佬客」，探索這群半福佬客的意義，不僅在語言地理上，而是有助於釐清竹塹地區拓墾的族群關係；另一是釐清苗栗沿海頭北腔的來歷，頭北腔是具有莆仙話與閩南語過渡色彩的閩南語。

關鍵字：臺灣閩南語、語言地理學、半福佬客、頭北腔、白沙屯

緒　言

語言地理的研究在國內少有地理學者實際觸及，與語言地理關係密切的地名學研究則是成果豐碩，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8) 所出版一系列的《臺灣地名辭書》及陳國章 (2004)《臺灣地名辭典》，均是研究成果的展現。外國地理學者近年出刊的語言地理論文有：Kaplan (1995) 研究發現在加拿大不同的語言族群的遷移行爲是有所差異的。Wikle (1996) 以 GIS 及統計方法調查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文法、語彙、語音等三項語言特質的空間擴散性，發現語言特質的空間擴散與社會階層及城鄉有關。Christopher (2004) 研究 1996 年南非都市的語言隔離現象，發現當年都市地區因受過去種族隔離政策 (Apatheid) 的影響，語言群隔離現象仍然頗爲明顯。

口語的語言溝通是一種社會行爲的表現，在這個面向的研究通常被歸類於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然而一個地方、一群人語言的共通表現，通常可對照出一定的社會空間性 (spatiality)，因此社會語言學研究往往體現出濃厚的地理意涵。在國內這方向的研究不多，王甫昌 (2002) 利用「族群接觸論」及「族群競爭論」來探討臺灣福佬族群內部政治意識的地區差異，發現主要影響因素是後者。鄒嘉彥與游汝傑 (2007) 在《社會語言學教程》書中列舉不少東亞華人圈的社會語言研

究案例，可惜未列舉引用文獻。至於國外則倒是有不少的研究論文，如 Nettle (1996; 1998) 以生態學角度解釋西非及全球的語言變異性，認爲西非及全球語言的變異性與生態雜異度有直接關聯性，其中以熱帶雨林區複雜度最高。Horvath and Horvath (2002) 比較澳洲東岸及紐西蘭東岸 9 個都市的英語 /l/ 濁音化 (vocalization) 的地理語言學特性，並以繪製等語線 (isogloss) 來呈現其語言現象的空間差異。

與本研究論述關係密切的另一個語言學研究面向是方言學 (dialectics)，方言學醉心於偏僻的鄉下方言的調查，希望能找到古老且演變緩慢的語言現象，或是希望藉方言研究來繪製方言區或等語線 (鄒嘉彥與游汝傑，2007)，在國內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已經相當豐碩[1]。

語言地理學的研究除了地理學本身的研究取向外，也必須擷取現代方言學、聲韻學及社會語言學的概念及方法，如此既可避免閉門造車，也可豐富研究的內涵。臺灣閩南語 (以下簡稱「臺閩語」) 口音分布頗具有空間性，相關題材頗具地理旨趣，適合以地理研究途徑來進行研究。在進行語言地理學研究時，除了可探討語言分布的空間結構及解釋語言區形成的人地關係外，也可作爲其它地理學研究面向如：地名、歷史、聚落、原住民、區域等的工具與基礎，故本研究所採取的主要研究途徑是地理的，語言則視爲工具的。將語言概念注入到地理研究中，可豐富地理學視野。

早期的學者可能未充分意識到移民祖籍結構差異對口音的影響，把源自以同安話爲主的臺北腔及新竹腔認爲是從泉州話演變而來的，而稱爲「泉州腔」(如張振興，1997)，後繼的研究者 (如許極燉，1990；林慶勳，2004) 承繼這用法，晚近的學者則已意識到移民結構對各地臺閩語口音的影響，放棄了泉州話－泉州腔、漳州話－漳州腔的對應稱呼，而代之以舊同安腔、新同安腔、海口腔、內埔腔等用語[2]。研究者自信可爲臺閩語口音的形成、分布、分類，提供地理學研究取向的解釋。然而，單以移民結構與語音分析仍不足以透視臺閩口音的區域特徵，如移民的時空間結構、聚落、宗族與族群發展、山河走向、行政區劃、地理區位、區域經濟等面向，進行微觀及多元的田野調查與分析，正是地理學可以著力之處。研究者希望逐步做到以自然村作語音調查的最小空間單元，佐以地理特徵的分析，以探討臺閩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

1. 找出可概觀作爲區別臺閩語口音類型的語音指標。
2. 釐清桃竹苗地區臺閩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

研究方法

(一) 工具定義

1. 語音標記系統

本文採用「臺灣語拼音法」(TLPA) 系統作爲拼音表記工具，這套系統能充分表現臺閩語的語音結構，也可避免使用嚴式音標 (國際音標，IPA) 時打字的困擾。調值以數字型五點制上標方式表示，本調標在箭頭之前，變調標在之後，入聲調在數字之下加底線，調值在不同研究者及文獻間可能略有出入；調性以高平、高降、低平、上升、低短調等方式敘述；詞尾輕聲弱讀 (調值 11，音長介於入聲與非入聲調之間) 的情況在閩南語中頗爲普遍，爲避免與調值符號混淆，以 0 表示，其寫法如：起來 (khi^{41} lai^{0})。調號以數字 0、1、2、3、4、5、6、7、8 上標方式標註，且除非在文中特別聲明，否則均

爲本調 (basic form)。調類與調號對應爲：陰平調－1、陽平－5、陰上－2、陽上－6、陰去－3、陽去－7、陰入－4、陽入－8。聲調變化的確認，係透過個人的語音直覺，並利用自身喉嚨爲發音器，與人交談時模擬其聲，並以手摸喉結上下移動來揣摩各類閩南語字詞的聲調變化。

2. 閩南語及客家語辭 (詞)、字典的比對

本研究在語音比對上所使用到的辭、字典包括：張枝正編 (1954) 的《三十六字台音簡化字典》、周長楫編 (2002) 的《廈門方言詞典》、廈門大學中文研究所漢語研究室編 (1993) 的《普通閩南方言詞典》、甘爲霖編著 (1997) 的《廈門音新字典》、董忠司總纂 (2001) 的《臺灣閩南語辭典》、林寶卿 (2002) 的《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周長楫主編 (2006) 的《閩南方言大詞典》、徐兆泉編 (2001) 的《臺灣客家話辭典》等。

3. 相關操作名詞的界定

臺閩語是指目前臺灣地區使用的閩南語，在詞義上與閩南語是略有區別的，許多學者認爲臺灣所使用閩南語，由於接觸、傳播的影響，口音已有相當的重整，很難表現純粹祖籍地的腔調特色 (許極燉，1990；丁邦新等，1997；董忠司總纂，2001)；臺客語的用法同於臺閩語。本文將足以提供本研究口音辨識的特定受訪者稱爲「發音人[3]」，問卷、核心關鍵詞訪談及田野錄音等受訪者均稱爲「受訪者」，以區隔兩群受訪者在本研究中角色。

方言在系屬上可以分爲 4 個層次：方言 (dialect)、次方言 (sub-dialect)、土語 (vernacular) 及腔 (accent)；漢語方言的地理層次分爲 4 級：區、片、小片、(地) 點 (鄒嘉彥與游汝傑，2007)。臺閩語雖可以次方言來形容其內部的差異，但其差異性相當有限，故本研究以一般人口與習慣爲準，祖籍地大的分類以「音系」表示，小的稱「話」；臺閩語則使用腔或口音 (accent) 來指涉帶有特定區域的閩南語次方言系統，在命名上以「區域名＋腔」加以區隔，如臺灣優勢腔、臺北腔、桃園腔、新竹腔、苗栗腔、頭北腔，這樣的用法並非單純的套用行政區名而已，而是展現臺閩語經過長時間演變已經形塑各自的區域特色。如何區別與定義這些口音，本文將以研究證據來論證。

上述臺閩語口音是有其傳承的本源，大宗不外傳承自泉州與漳州兩個音系，本文以泉州音系、漳州音系稱之 (簡稱泉系與漳系)；小宗的傳承如粵東潮汕話、泉州市泉港區 (原屬惠安縣所轄) 的頭北話及廈門島的廈門話 (包含於泉系中)，本文直接以潮州話、頭北話及廈門話稱呼。泉系下的廈門話、安溪話與同安話的聲調相似，泉州話及頭北話則各成一格。漳系下又分爲華安話、長泰話、漳浦話、詔安話等等，其內部聲調一致性較高[4]。

閩南移民到了臺灣之後經過數百年語音的融合與演變，又呈現老泉州音與新泉州音對應的態勢，本文以「老泉音」及「新泉音」稱之，老泉音保留祖籍地較老的韻母 (-er、-ir、-ere、-oo、-uinn 這 5 組韻母)，新泉音則是從老泉音簡化演變出來的 (-er→-e、-ir→-u、-ere→-ue、-oo→-o、-uinn→-ing 或漳系-uainn)；漳系從拼音來分類，也是可分爲「老漳音」與「新漳音」兩群，老漳音保留-uinn 這組韻母，新漳音則轉讀成泉系的-ng，如：飯 (puinn→png)。

(二) 挑選關鍵詞進行概觀分析

1. 挑選核心關鍵詞

本研究根據個人感知歸納及閩南語研究論著中，篩選最有效分辨臺閩語口音的三組核心關鍵詞：

糜、飯、臺三字的拼音及聲調變化，來判釋受訪者的口音歸屬。這三組核心關鍵詞的有效性，除了從臺閩語語音理論來論述外，並以問卷及現場訪談記錄方式，進行大量的數據統計，以驗證其有效性。

2. 問卷調查與分析

問卷調查的目的係爲取得受訪者對臺閩語「糜」字的拼法，爲求大量取樣，本研究所用之問卷調查其實是訪問調查的變通方式[5]。本研究先前已經針對全國 52 所公立高中分發問卷，問卷問的內容是爲瞭解各地 (以鄉鎮級行政區爲單位) 臺閩語「糜」字的拼音，並以注音符號、英語 K. K.音標、長老教會羅馬拼音及現場播放錄音來輔助學生作答。總問卷樣本約 27,000 餘份，目前回收的有效問卷 (祖父母一代即定居當地的「世居居民」，或本人能清楚舉出此發音的根源) 爲 7,743 份 (韋煙灶與曹治中，2007a)，從中篩選出位於研究區的樣本進行分析。

3. 核心關鍵詞訪談調查與分析

爲了針對位於桃竹苗地區學校的高中生進行訪談，有效樣本的定義爲：「父母親至少有一方的母語為閩南語，本人能清楚且正確以閩南語唸出食糜、食飯、臺灣等三組詞」；另外設計以關西高中學生爲特殊訪談對象，用以觀察客家人在使用臺閩語時的語音變化趨向，有效樣本的定義：「父母親所使用母語同為客家語，而學生本人能清楚以閩南語唸出食糜與臺灣等兩組詞」，有效樣本爲 30 份。樣本在處理上假設無男、女差別，年級間差別的影響尚可接受；學校所在的地域差異雖會影響到各鄉鎮取樣數，但不會影響整體趨勢，故以願意提供本研究進行訪查的學校爲優先考慮。在 2006-2007 年暑假期間共訪談了永豐高中 58 人、桃園高中 60 人、新竹高中 75 人、新竹女中 30 人、科學園區實驗高中 40 人、竹北高中 152 人、新竹高工 70 人、國立苑裡高中 154 人，共 42 個班級，有效樣本數合計 639 人，加上特殊樣本，合計爲 669 份。

(三) 田野塚墓調查、訪談、錄音及語音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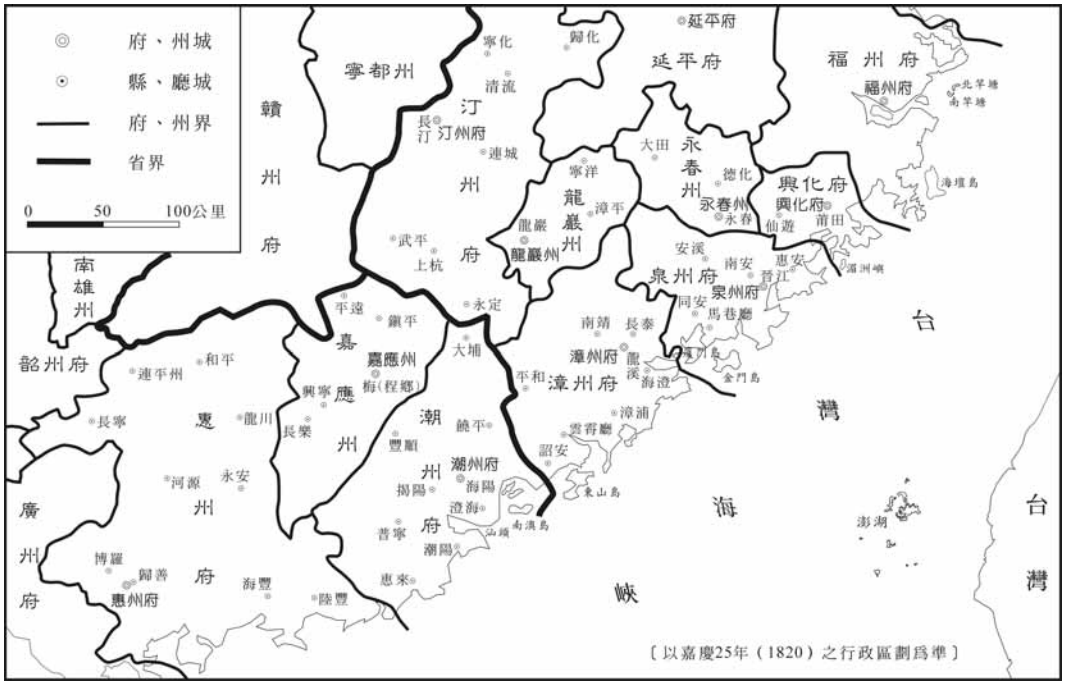
1. 耆老訪談、族譜及塚地墓碑籍貫的調查

透過耆老訪談、族譜及墓碑籍貫的調查，可以瞭解當地重要宗族祖籍的分布結構，對應到訪談錄音樣本分布，則口音的間規律性的解釋就呼之欲出了，但塚地墓碑籍貫的記錄有些侷限性，無法做到全面性的調查，利用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 (1928)《台灣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及新竹州廳編 (1921)《新竹州第一統計書》，可資交互比對。墓碑籍貫的調查必須是現場抄錄，塚地的易達性及佔地規模常常決定登錄的數量，當然數量愈多愈有抽樣的代表性，研究者多半是沿著塚墓地的小路，以目視所及抄錄墓碑主人的姓氏、祖籍地[6] (圖 1)、堂號、祖塔碑文等資料。「墓碑籍貫調查」與「在籍漢民鄉貫別調查」的吻合度頗高，但受篇幅限制，這部份資料在本文無法詳列。

2. 訪談錄音樣本的選擇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在發掘當地「固有」的臺閩語口音，但母語的使用常呈現年齡層的差異，年紀愈大愈能反映出當地固有的口音，也避免年齡層的差異，故訪談對象以 60 歲以上且世居當地的老年層男性爲原則，女性若能反映當地口音也納入。研究最初擬定以自然村爲調查單位，但發現田野調查的規模過大；其次，在都會區內部的小範圍內，較不容易找到合乎要求的樣本，在現階段進行全盤性的訪查是有其時間限制的。因此，將田野錄音訪查區域縮小到沿海地區，沿海地區較能保存當地固有的口音，便於進行區域差異比對。故訪談錄音仍儘量以自然村爲調查單元，並按地理區及訪查的易度給

予適當修正；市區僅進行少許的訪談樣本，以作爲對照。由於桃竹苗地區是臺客人分布的大本營，爲觀察客家人與閩南人接觸時，使用臺閩語的語音趨向，也加入少許客家訪談樣本。目前所蒐集到的樣本已可充分論斷研究區臺閩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色了。



資料來源：改編自譚其驤主編 (1996)。

圖 1 清代臺灣移民祖籍地之行政區圖

Fig. 1. The districts of the ancestral homes of the immigrants in Taiwan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3. 訪談錄音與分析

針對每個受訪者進行約 10-20 分鐘的訪談錄音，但若受訪者願意侃侃而談，則儘量延長錄音時間，在訪談過程中不斷的以閩南語提問，並以受訪者口音複誦其所說的關鍵音，提問的內容除了一些受訪者基本資料外，還包括相關的佐證資訊：當地的自然環境變遷、居民祖籍地、族群、宗族分布概況、維生方式、對自身口音的認知等。本研究的重點在於分析臺閩語口音的區域特性，故不針對特定口音進行完整的語音記錄與分析，故對於受訪者的選擇也就較不嚴格，代之以高空間密度的調查，目前已篩選出 101 份 (含頭北腔 9 份，未列入分析) 訪談錄音記錄，已足以論證研究區臺閩語語音的區域結構。其次，不以特定關鍵詞來詢問受訪者，原因是部分受訪者常會順著訪談者的口音回答[7]。由於訪談的時間不長，以特定關鍵詢問受訪者，其結果反會干擾樣本的準確性。

將錄音樣本在電腦中反覆播放，以 TLPA 記錄當地足以分辨口音的關鍵音，所謂「當地口音」分拼音、聲調兩方面加以記錄，並對可佐證的資訊適當摘錄。根據經驗，錄音時間以 15-20 分鐘爲宜，約可得 30-40 組拼音及 30-40 組聲調。但如何決定「足以分辨口音的關鍵音」？由於研究區內並未發現說泉州話區域，故以同安話聲調爲泉系的標準。同安話與漳系的本調差異有限，主要差別之處在變

調，故變調差異足可用以分辨口音歸屬；拼音關鍵詞的確認是透過田野訪談、研究文獻彙整、閩南語辭 (字) 典檢索等的綜合研判來確立。

(四) 文獻蒐集比對

1.「糜」字的漢語根源與臺閩語的拼音及聲調

「《禮記．問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孔穎達疏：糜厚而粥薄。《爾雅．釋言》郭璞注：粥之稠者曰糜。《舊唐書．方伎傳．孟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以上引自：林寶卿，2002)。從古籍上來看：粥是指「多水稀飯」；糜則指「稠狀稀飯」。閩南語號稱保存較多上古漢語用法，「糜」就是其中一個。閩南語無「粥」的用法，多半以「泔 (am^2) 糜」來稱呼，亦有稱爲 mai^1 (少數稱 mai^5) 者；對於「糜」的描述，一般是以「涏 (kho^2) 糜」稱之，少數地區則以「糜」(稠狀稀飯) 與 mai^1 (指多水稀飯) 相對稱。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雖然有使用「糜飲」來稱呼「稀飯湯」(按：所指義涵似乎與臺閩語相反)，但仍以粥爲常用。徐兆泉編 (2001) 描述：「粥＝稀飯。新竹腔以「糜」(moi) 代「粥」來稱呼稀飯。」

「糜」的閩南語文讀音爲 bi^5 (甘爲霖編，1997；廈門大學中文研究所漢語研究室編，1993；董忠司總纂，2001)。「糜」在《廣韻》裡爲「靡爲」切 (竺家寧，2007；林寶卿，2002)，張枝正編 (1954) 爲「已門」切，可見「糜」的文讀音只有 1 種，無區域差異，但在日常生活中甚少使用。相對的，糜的白讀音在《普通話閩南語詞典》拼法爲 be^5、bue^5，其中 be^5 排第一順位 (廈門大學中文研究所漢語研究室，1993) 及《廈門音新字典》中的拼法有：be^5、bue^5、mui^5 等 3 種 (甘爲霖編，1997)；《廈門方言詞典》只舉 be^5 一種拼法 (周長楫編，2002)；《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及《閩南方言大詞典》(林寶卿，2002；周長楫主編，2006) 標明廈門話 be^5、泉州話 ber^5、漳州話 mai^5/$muai^5$ 4 種拼法。

洪惟仁 (2004) 列舉了 8 種閩南語「糜」的拼法：mui^5、mue^5、mi^5、mai^5、ber^5、be^5、bue^5、$muai^5$；丁邦新等 (1997) 列舉 5 種「糜」字拼法：mue^5、mai^5、ber^5、be^5、$muai^5$；董忠司總纂 (2001) 列舉了：ber^5、be^5、bue^5、mue^5、mui^5、$muai^5$、mai^5、mi^5 等 8 種拼法。本研究又於竹南崎頂及後龍水尾聚落發現了/me^5/的拼法。針對高中生及幾所大學生的訪問中，確實也發現有此拼法。因此，目前所發現的臺閩語「糜」白讀音共爲 9 種。潮州話唸成 mue^{55}、moi^{55} 或 mua^{55}，聲調差異一聽可辨[8]，考量來自潮州話或客家話的影響，也將之列在現場訪談調查中。

小川尚義 (1907)、陳章太與李如龍 (1991) (以上引自：林珠彩，1995) 及周長楫主編 (2006) 均列出漳州話「糜」字的唸法—$muai^5$ (林寶卿，2002)。鍾露昇、洪惟仁從 19 世紀初期發行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等漳州話韻書的比對，將 $muai^5$ 視爲新漳州音，mue^5 爲老漳音 (洪惟仁，1990b；2003；2004)。但進一步對應，漳州移民明顯優佔的宜蘭，如根據 1926 年《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的調查資料 (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1928；廖風德，1990)，閩籍人數佔 97.15%，閩籍中漳州籍佔 92.95%，泉人佔 3.28%，其餘的佔 3.77%。近年來，宜蘭地區是屬於人口外流區，若說宜蘭 $muai^5$ 的唸法是受臺北影響，而臺北腔的唸法爲 be^5 或 ber^5，這兩個音與 mue^5 發生交互作用，若從語音轉變的角度研判很難拼成 $muai^5$ 音，卻容易拼成 mue^5，故鍾、洪兩人這個論點在田野及文獻考證上均仍待商榷，故本研究仍將 $muai^5$ 判定爲漳系的典型拼音。

-er、-ir 等舌央韻母是老泉音的特色 (許極燉，1990；張光宇，1996；董忠司總纂，2001)，是廈門

話、漳州話、潮州話所無。安溪話比泉州話及同安話多了-ere 韻母 (張光宇，1996；董忠司總纂，2001)，金門、平溪、清水、鹿港老街等地均將「糜」唸成 ber^5，鹿港是眾所周知的泉州裔聚集地，董忠司總纂 (2001) 提及：「偏泉腔唸 ber^5，同安腔唸 be^5」，-er、-ir 是老泉音的表現，可能是繼承上古漢語的韻尾特色 (參：丁邦新等，1997；竺家寧，2007)，本研究將 ber^5 判定爲老泉音，be^5 爲新泉音，bue^5 及 me^5 爲泉系向漳系移動的過渡音 [9]。

按照合音及切音的原理，muai^5 與 be^5 或 bue^5 相切會得到 mue^5；muai^5 與 ber^5 相切，理論上會得到 muer^5 音，然而目前的漳州話與廈門話均無-er 韻，田野及文獻上均未見臺灣各地有將糜唸成 muer^5 情況。於是 muai^5 與 ber^5 相切，同樣會轉變成近似 mue^5 音，故 mue^5 唸法是漳泉混合腔的特色 (韋煙灶與曹治中，2007a；2007b)。

董忠司總纂 (2001) 提到：「〈鹿〉除了唸 ber^5 之外，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吃法叫食糜 ciah^8 mai^1，包括乾飯和稀飯、粥。」，周長楫主編 (2006) 列舉 mai^5 爲漳州城區「糜」的讀法，住龍海市區的受訪者也唸 mai^5 (2008.07 調查)，mai 唸法主要分布在彰、雲、嘉四縣市，較集中在雲林西南部到嘉義西北部鄉鎮，彰化則只有零星個案。鹿港及周邊鄉鎮的 mai^1 的語義似另有所指，故本研究將 mai^5 併入漳系中。

閩南語中「糜」爲陽平調，在相關研究中普遍標記的調值爲：24、14、13、35、224 (林再復，1985；許極燉，1990；丁邦新等，1997；董忠司總纂，2001)，上述調值差異的原因不外：個別受訪者的音域表現，各地腔調差異，調查者主觀音感辨識的準確度差異，但爲上升調值殆無疑問。潮汕話的拼法爲高平調的 mue^{55}/moi^{55}/mua^{55}，其調值與臺閩語有所差異 (張光宇，1996；平山久雄，2005)。在本研究的田野訪查中，至少過濾了 1,500 名受訪者，未見將之唸成高平調者。因此，臺閩語的「糜」均讀上升調。臺客語「糜」字拼音爲 moi，音感與潮州話相似，但苗栗腔的調值爲中降調，新竹腔爲低升調或高平調 (徐兆泉編，2001)。吳中杰 (1999)：「吃稀飯，稱食糜 (shit^5 moi^{24})」，類似海陸與東勢的客語。因此臺閩語「糜」調值與臺客語海陸腔及大埔腔相似，而苗栗腔用「粥」不用「糜」。

從上述的調查與分析：臺閩人對於「糜」字的主要拼法源自泉系 (泉州、安溪及同安話的 ber^5、廈門話的 be^5)、漳系的 muai^5/mai^5 兩大系統。經過數百年來持續的人地交互作用，各地臺閩語不斷重複洗牌動作，演變出 9 種拼法，唸法之多，居臺閩語之冠。

2. 漳泉指數

本研究按照臺閩語的語音特性，「糜」的拼法從最偏泉系過渡到最偏漳系的排序爲：ber^5、be^5、bue^5、me^5、mue^5、mui^5、muai^5 (含 mai^5)。mi^5、moi^5 兩種無法判別其歸屬位置不列入。糜的加權數給定的統計依據圖 2 所示處理，將此將加權後的數值稱爲「漳泉指數」，漳泉指數的計算如下式：

漳泉指數＝ (Σ 糜字拼法x加權數) / 總樣本數

3. 以「臺」之變調值分辨漳州音系與泉州音系間的差異

從表 1 與表 2 觀察：鹿港 (老年層) 與清水的特徵爲有陽上調但缺陽去本調 [10]，陽平變調爲低平調 22；新竹、澎湖、安平、金門的聲調變化同於同安話，其陰上之變調調性爲上升調，陽平變調 11，但缺乏陽上，可視爲同安話的聲調特徵，故陰上調變調爲上升調，可視爲大多數泉系口音的聲調特徵。宜蘭、基隆、桃園、臺南市區等陽平調變調值爲 33 或 22，陰上變調值爲 44 或 55 的，聲調特徵均接近於漳系，可視爲漳系的聲調特徵。廈門話及臺北腔的陰上變調均爲高平調 (似漳系) [11]，但陰上變調值仍維持 11 或 21，兩者的聲調最爲接近，語音均趨向於漳泉混合但略偏泉系，可謂是殊途同歸。很

明顯的陰上調變調最能辨識漳、泉兩系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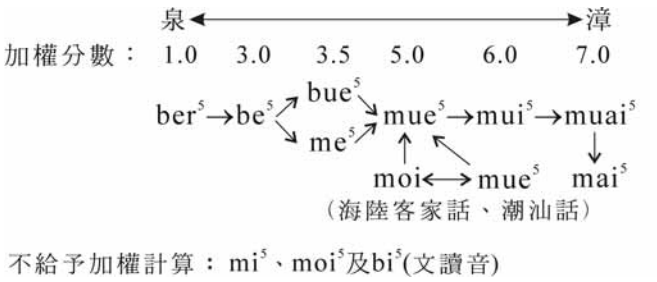


圖 2 計算漳泉指數時「糜」的拼音所給予的加權值

Fig. 2. The weighted value while spelling the "porridge" for calculating the Jhang-Quan Index.

「臺」字是臺閩人最常用的字詞，少有唸不出的，「臺」的調性的陽平調，泉系變調均爲低平調，漳系則均爲中平調，故其變調值可清楚分辨漳、泉音系的差異。由於大多發音人仍能保持原有聲調的傾向，但爲慎重起見，訪談時會以臺灣、北、中、東這四個地名反覆詢問。

4. 以「飯」之聲調差異分辨泉州音系內部的差異；以「飯」之拼音差異區隔漳、泉音系的差異

「食飯」也是臺閩人最常用的詞彙之一。泉州話將食「飯」的本調唸成 png^{31}，安溪話唸成 png^{22}，同安、廈門及長泰讀 png^{33} (張光宇，1996)，這也是目前臺閩語的主流唸法，故「飯」本調的差異，可作爲分辨同安話、廈門話—泉州話—安溪話三者的關鍵詞。另一個漳系與泉系對應的共同特徵就是泉系的白讀-ng 對應漳系的-uinn (長泰除外) (張光宇，1996)。「飯」在漳系唸成 puinn^{33} (如臺北石門、桃園老年層、澎湖吉貝及宜蘭)，故「飯」可作爲區別漳、泉兩音系的核心關鍵詞。

研究成果分析與討論

(一) 尋找可作爲分辨漳、泉音系語音差異的語音指標

1. 聲調差異

由於本研究在研究區尚未發現使用泉州話聲調的地方，因此本文所稱的泉系聲調大致是繼承同安話的聲調，前述提及同安話、安溪話、廈門話、與漳系各個聲調的本調調值的差別有限，但在變調上，泉系陽平變調全爲低平調 (調值 11 或 21)，陰上調變調，理論上均應爲上升調 (調值 13 或 24 或 35)。統計錄音檔的聲調趨向的樣本分布，即可決定當地漳、泉兩音系的相對比例。

2. 文白異讀現象

「漳泉兩系移民的時間差，對漳、泉兩音系的語音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是本研究一個重要推論的切入點。從漳、泉的設治時程來看及人口變遷的情況來看，泉州轄區在三國 (260 年) 時已設治；漳州轄區在東晉 (413) 設治，唐代 (686) 才自泉州析出獨立爲州級行政區 (王秀彬主編，2008；周長楫主編，2006)。徐曉望 (1997) 彙整唐代及宋初福建各地戶口數及所佔比重，唐開元年間泉州戶口數 50,754 (46.5%)、漳州 1,690 (1.6%)；建中年間泉州戶口數 24,586 (26.1%)、漳州 2,633 (2.8%)；元和年

間泉州戶口數 35,571 (47.7%)、漳州 1,343 (1.8%)；宋初泉州 (扣除已分出興化軍) 戶口數 96,581 (20.6%)、漳州 24,007 (5.1%)。唐末到宋初，漳州人口增長多來自北方移民貢獻 (徐曉望，1997)，相對的當時泉州人口增加，較多來自本地的自然增加率。

表 1 閩南及粵東地區各種閩南方言音系的聲調特徵

Table 1. The traits of tone among Southern Min sub-dialect groups in Southern Fujian and Eastern Guangdong.

	調值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德化	24		44		42		35		21		--	--	42		24	
永春	44		24		53		--	--	21		22		32		24/4	
安溪	43		24		53		32		21		--	--	5		24	
惠安	33		35		54		31		42		--	--	54		34	
泉州	33	44/33	24	11	554	35	22	31/22	31/41	55	--	22	53/5	44,53/5	23/24	1/2
泉州(晉江)	44	44	24	11	55/554	35/--	33	11	31/--	55	--	--	53/5	55,53	35	1/24
南安	33		24		554		22		41		--	--	5		24	
石獅	33		24		554		--	--	41		--	--	5		24	
同安	55/44	33	13/24	11	31	33	--	--	11/12	51	33	11	32		53/54	1,31
廈門	55/44	33	24	11/33	42/53	55	--	--	21	51	33/22	11	32	55,53	5/4	1,31
金門	55	33	l3	11	51	35	--	--	11	51/55	33	11	33	55,51	5	1,21
漳州	44	44	13/313	33	53	35-	--	--	31/21	51-	33/22	11	42/32	4/5,53	12/121	1/12
漳州(龍溪)	24	33	212	33	53	35-	--	--	31	41-	33	11	31	4,53	13	1
龍海	44		13		53		--	--	21		22		32		5	
長泰	44		24		53		--	--	21		22		32		232	
華安	44		13		42		--	--	21		22		32		23	
南靖	44		13		53		--	--	21		22		3		23	
平和	33		12		52		--	--	21		22		42		13	
漳浦	55		323		53		--	--	11		33		32		14	
雲霄	55		32		53		--	--	21		22		4		12	
東山	44		13		52		--	--	21		33		32		12	
詔安	44		35		52		--	--	121		22		32		13	
漳平永福	24		11		31		--	--	21		53		5		53	
潮州(潮陽)	33		55		53		313		31		11		1		5	
潮州(汕頭)	33		55		53		35		213		11		2		5	
潮州(揭陽)	44	33	55	11	42	35	13	11	212	32	22	11	31	4	4	1

資料來源：林再復 (1985)、張光宇 (1996)、張屏生 (1996)、林寶卿 (2002)、平山久雄 (2005)與周長楫主編 (2006)。

註：「空白」表示無調查資料；「--」表示無此聲韻；不同說法以斜線表示；入聲調變調在逗點之後為喉塞入聲的變調，下表同。目前海澄與龍溪合併為龍海市，表中仍同時列出龍溪與龍海。

閩南語的文、白讀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但卻彼此獨立，不相混淆。文白異讀且文讀大量融入日常用語中的現象是閩南語的特色，底層的白讀音系統，主要轉化自魏晉朝華北漢語、吳地居民與閩南土著語言的融合而成；表層的文讀音系統，主要轉化自唐、宋時期及其以後的官話系統 (許極燉，1990；丁邦新等，1997)。基於這樣的推理：漳系當會有相對稍高比例的文、白不分 (文讀作白讀) 的情況，這部分單字雖無法完整呈現，但已略可觀察其趨勢了。

表 2 各種臺閩語口音的聲調特徵

Table 2. The traits of tone among Southern Min sub-dialect groups in Taiwan.

音系	調值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本調	變調
臺灣(吳)	44/55		14/25		51		--	--	21/11		33		32		4	
臺灣(許)	55		35		52		--	--	31		33		32		4	
臺灣(楊)	44		13		53		--	--	31		33		32		3	
臺灣(張)	55		24		53		--	--	21		33		21		53	
臺灣(洪)	44		23		41		--	--	21		33		32		4	
臺灣(董)[a]	44		224		53		--	--	21		33略低		32		4	
宜蘭	55	33	14	33	51	55	--	--	11	51	33	11	32	53	3	1,
基隆	44	22	24	22	53	44	--	--	21	53	22	21	32	4,53	2	21,
臺北	44	33	24	11	53	55	--	--	11	51	33	11	32	4,53	4	1,
桃園	55	33	24	33	52	55	--	--	11	52	33	11	32	4,51	34	2,
新竹南寮	44	33	24	11	41	13	--	--	21	41	33	11	32	4-,42	4	1,11
臺中	55		24		52		--	--	21		33		32		4	
臺中清水	44	22	13	11	53	24	--	--	31		22	21	32	4,42	3	1,11
彰化鹿港	33	33	24	22	55	35	33	22	31	53	--	22	1	5,53	4	11,
澎湖馬公	55	33	24	22	51	35	--	--	11	51/55	33	11	1	5,51	5	1,11
臺南市區	44	22	24	33	53	55	--	--	21	53	33	11	32	4,53	4	1,11
臺南安平	44	22	13	11	53	44	--	--	31	53	22	11	32	5,53	54	1,11

資料來源：丁邦新等 (1997)、吳守禮 (1970)、許極燉 (1990)、林再復 (1985)、林慶勳 (2004)、張屏生 (1996)、張振興 (1997)、董忠司 (1991)、董忠司總纂 (2001)、盧廣誠 (2001)、洪惟仁 (2003)，南寮為研究者調查。

3. 老泉州音

本處所指的老泉音共有 5 組，以 TLPA 書寫分別爲-er、-ir、-ere、-oo、-uinn，尤其前三者佔日常用語比例甚高，如能釐清這三組語音口音的差異點，則要分辨某一語音採錄點漳、泉成分的多寡就不難了。

-er、-ir 在《臺灣閩南語辭典》中被歸類於海口腔，《閩南方言大詞典》中的對應也相當明確，大抵是泉州話-er、-ir；廈門話-e、-i，漳州音系-ue、-i，但此一語音特徵在同安話與安溪話中均有，而非泉州話獨有，所以應視老泉音的語音特徵，對應具有的新泉音語音特徵的廈門、澎湖、臺灣中部沿海

及臺北社子，轉化的情形大致爲：-er→-e、-ir→-u (但新竹腔及臺北腔則是-ir→-i) (參：許極燉，1990；張振興，1997；董忠司總纂，2001；林寶卿，2002；林慶勳，2004；周長楫主編，2006)。因此，-er 這組韻母，若唸成-er 或-e 者均歸入泉系；若唸-ue 則歸漳系；-ir 這組音，若唸-ir 或-u 者均歸泉系；若唸-i 者則歸漳系。

-ere 這個古韻母存在於安溪話中，安溪及永春籍移民裔較多的三峽、汐止、平溪、石碇等地的居民保留此韻，泉州話及廈門話均讀-ue，其對應相當明確 (參：周長楫主編，2006)。上述學者雖然發現並提出泉州腔或海口腔唸成-ue，對應漳州腔或內埔腔唸成-e，恰與新泉州音唸成-e (老泉音唸成-er) 對比漳系唸成-ue 形成交叉對應，但卻未提出對語音結構演變脈絡的解釋。從逐頁核對《臺灣閩南語辭典》中發現，辭典中編者提到許多「汐止話寫成-ere」的單字，經徵詢相關發音人後發現：-ere 這個韻母大抵在晉江、廈門、同安、臺北、新竹、鹿港、澎湖唸成-ue；宜蘭、桃園、南投等漳系移民高度優佔的區域則均唸成-e。安溪、永春、德化地處偏遠，因此得以保留-ere 這個較拗口的古韻母，故推測-ere 也應是泉系古韻母的殘留。因此唸成-ere 或-ue 均歸泉系；唸成-e 者則歸漳系。

泉州話中在中古音屬於豪韻、歌韻、戈韻的部分字讀-oo，而漳系則讀-o (參：張振興，1997；王福堂，2005；周長楫主編，2006)，這組韻母的數量頗多。泉州話以外的泉系如安溪話、同安話、廈門話是否也是如此？以目前調查的結果來看，在平溪 (安溪移民裔優佔區)；大稻埕、新豐紅毛港、竹北鳳岡、新竹市南寮 (同安移民優佔區)；香山 (晉江及惠安移民裔優佔區)：至少「課、島、多、可」4 個字仍普遍維持唸-oo，其它單字則逐漸轉唸成-o；通霄白沙屯 (頭北移民優佔區) 東側的內湖島當地人唸成/lau too/[12]。可見安溪話、同安話、頭北話，仍有保留部分-oo 韻母，並非泉州話所獨有，也應視爲老泉音的特徵，而以泉州話保存得較爲完整而已。由於無法掌握同安話切確的唸法，在錄音樣本中若出現-oo 這組音，則列入泉系，若唸成-o 則不列入統計。

-uinn 韻並非僅存在於漳系中，泉州話也有許多白讀唸-uinn 韻的字詞，其文讀不是屬於合口的-uan，就是齊齒的-ian (張光宇，1996；張振興，1997；林寶卿，2002；周長楫主編，2006)，有其規律可循。文讀唸合口的-uan 在研究區內大概只有「關、橫」仍然維持-uinn，少數老年層的「縣」維持-uinn；文讀唸齊齒的幾乎都讀-ng 韻。錄音樣本中文讀若唸成-uan，而白讀唸成-uinn，則列入泉系，若唸成-uainn 則列入漳系；若文讀唸成-ian 者，白讀唸成-uinn，則列入泉系；若白讀唸成-ing，則不列入統計。

4. 老漳州音

漳系某些字詞在拼音上有一個與泉系明顯的對應關係，就是泉系的白讀-ng 對應漳系的白讀-uinn (長泰話除外)，這些字大部分的文讀音韻母爲唸成合口呼的-uan，有一定的規律性可循。因此這些單字的白讀音若唸成-uinn 則可認定是屬於漳系，若唸成-ng 則是歸入泉系。這種具有典型漳系的特色，在宜蘭及澎湖吉貝仍然保存得頗爲完整，但在西部地區，除了臺北石門鄉及桃園地區的老年層部分保存外，其它地區幾乎已丟失殆盡[13]。

5. 合音縮讀及詞尾末字輕聲化現象

臺閩語一些日常用語中有使用切音或合音的習慣，將兩個單字 (雙音節) 合併成一個音節，從統計數量來看這種語音現象是漳系優佔區稍多於泉系優佔區 (本研究的調查約 3：2)，這應當與漳系比泉系更明顯趨向於語音簡化有關。

輕聲之發聲時音長短促，頗類似入聲，但氣息上更顯微弱。將複音詞詞尾的末音節發成輕聲，是

某些漢語的習慣，詞尾末字輕聲化是臺閩語共通的表現。從統計數量來看也是漳系稍多於泉系。陽喉塞入聲 (-h) 丟失輕聲化的音變趨勢，可以說是臺閩語漳系的一大特色 (丁邦新等，1997；盧廣誠，2001)，卻未見發生在泉系優佔區。陽喉塞入聲韻尾，作詞尾時發生輕聲弱化的音變特徵，如：農藥 ($long^{24\rightarrow33}$ $ioh^{4\rightarrow0}$) 等；當喉塞入聲韻尾不作詞尾時，就回復到一般的變調規則，不會發生輕聲弱化的現象，如藥材 ($ioh^{4\rightarrow\underline{32}}$ cai^{24}) 等。

6. 表 3 其它成組對應的字詞

除了上述討論的成組關係之外，其它表 3 及表 4 中所列泉系／漳系的對應說明如下：

(1) -inn/-enn：這組臺閩語韻母的單字數量頗多，泉系／漳系的對應相當清楚 (張光宇，1996；許極燉，1990；張振興，1997；丁邦新等，1997；董忠司總纂，2001；林慶勳，2004；周長楫主編，2006)。

(2) -i, -ui, -uih/-e, -ue, -ueh/：這組韻母的對應關係數量不少，《臺灣閩南語辭典》及《閩南方言大詞典》中提及許多單字。經訪談相關發音人，大致獲得驗證。

(3) -iong/-iang：這組韻母在張振興 (1997) 提到「漳」這個單字在泉、漳音系的對應，《臺灣閩南語辭典》、《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及《閩南方言大詞典》均提及相關單字。從漢語聲韻學的演變中尋找也可得到佐證 (竺家寧，2007) [14]。徵詢受訪者及發音人發現，這個對應雖不是完全對應，但大體仍符合。在臺灣西部地區這組韻母的演變趨向，呈現朝向泉系方向發展。

(4) -iunn/-ionn：在張振興 (1997) 有詳列相關單字，《臺灣閩南語辭典》、《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及《閩南方言大詞典》中均有完整的提及對應關係。這組韻母在臺灣西部的演變趨向，呈現朝向泉系方向發展。

(5) l-/j-：相關單字在泉、漳音系的對應，來自許極燉 (1990)、張光宇 (1996)、丁邦新等 (1997)，但在《臺灣閩南語辭典》(董忠司總纂，2001) 視 l-爲 j-訛讀的結果，周長楫主編 (2006) 也認定爲漳、泉音系的對應。雖然張光宇 (1996) 提及永春一些地區及廈門郊區有 j-聲母。但本研究在泉系優佔及漳、泉混合區聽到的大部分都是 l-，絕少聽到 j-，在廈門 (思明)、晉江 (磁灶)、同安 (新民) 聽到的情況也是如此，因此許、張、丁及周等人的看法大體是可以接受的。

(6) 零聲母-/g-：相關單字在泉、漳音系的對應，來自張振興 (1997)，經訪談受訪者及發音人，田野及其它文獻尚未得充分的驗證，故暫擱置，不列入統計。

(7) -a/-ia：《閩南方言大詞典》中頗多的例證 (泉州話-a，廈門及漳州話-ia)。從語言史中也可找到佐證，漳系聲母的顎化現象，理論上應略高於泉系 [15]，經訪談受訪者及發音人，大致獲得驗證。這組韻母在臺灣西部的演變趨向，呈現朝向漳系方向發展。

(8) 詞尾末字爲入聲韻讀陽入調／詞尾末字爲入聲韻讀陰入調：相關單字在泉、漳音系的對應，張振興 (1997) 提及「『目』的」一個字，但其論點恰與本研究的相反，從田野中找到更多的詞，經徵詢受訪者及發音人，所得的結果與本研究假設相符，《閩南方言大詞典》中的例證也支持本研究的論點。

(9) -iak,-iang/-ik, -ing：這組對應在《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及《閩南方言大詞典》有完整的例證，其對應是-iak (泉州話)，-ik (安溪話、同安話、廈門話、漳州話)，故在認定上，若受訪者唸-iak 則歸入泉系；若唸-ik 則不計算。這組韻母在臺灣西部的演變趨向，是朝向漳系方向發展。-iang/-ing 泉/漳的對應發展情況類似，若受訪者唸-iang 則歸入泉系；若唸-ing 則不計算。

(10) -it/-ik：相關單字在泉、漳音系的對應，主要來自張振興 (1997)，田野及其它文獻未得充分的

驗證，故暫擱置，不列入統計。

(11) t-, th-/c, ch：就發音的阻力來說，塞音強於擦音，因而塞音變爲擦音是輔音弱化的表現 (葉寶奎，2005)，而「塞音在漢語裏它們都有擦音化的趨勢」(竺家寧，2007)。本條相關單字在泉、漳音系的對應的論點來自《臺灣閩南語辭典》及《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均提及，但使用漳系的發音人 (廖) 對於「佚陶」(或寫「迫迌」) 卻唸成 thit$^{32\rightarrow44}$ tho^{24}，或許塞音 (t-, th-) 的擦塞音 (化 c, ch) 未

表 3 漳、泉音系發音差異的對應關係 (一)：成組對應

Table 3. The pronouncing distinction between Jhangjhou and Quanjhou sub-dialect (1): module.

音系	泉州音系		漳州音系	
群組關係	拼音	例詞列舉	拼音	例詞列舉
成組對應	-a	針、汁、齊 (勻)、囝、扌焦等	-ia	同左
	-ere/-ue	買、街、鞋、洗、雞、溪、濟等	-e	同左
	-er/-e	過、火、貨、皮、飛、尾、歲等	-ue	同左
	零聲母化[a]	譽、玩、員、元、袁、勻、仰等	g-	同左
	-iak	叔、責、曲、激、極、促、栗等	-ik	同左
	-iang	砰、(光炳) 炳、性等	-ing	同左
	-inn	井、彭、生、坑、病、青、鄭等	-enn	同左
	-ir/-u	語、魚、舉、去、呂、豬、煮等	-i	同左
	-iong	漳、香(港)、向、姜、享、良等	-iang	同左
	-iunn	章、香、養、羊、腔、張、仗等	-ionn	同左
	-it[a]	即、鯽、積、跡等	-ik	同左
	l-	二 (文讀)、日、熱、人 (文讀) 等	j-	同左
	-ng	園、光、問、卵、飯、酸、斷等	-uinn	同左
	-oo	好、課、島、多 (謝)、可、豪等	-o	同左
	t-/th-	查 (ta) 甫、佚陶 (thit thoo)、佇 (ti) 遮等	c-/ch-	查 (ca) 甫、佚陶 (chit tho)、佇 (ci) 遮等
	-uih/-ui/i	姐、血、兌、推、畫、衛、劃等	-ueh/-ue/e	同左
	文白異讀	龍、配、細、地、穢、允等[b]	文白同讀	同左
	白讀音	泉 (cuann) 州、鵝 (gia) 等	文讀音	泉 (cuan) 州、鵝 (go) 等
	合音情況較少	這陣 (cit$^{32\rightarrow55}$ tun^{33})、彼陣 (hit$^{32\rightarrow55}$ tun^{33}) 等	合音情況較多	這陣 (cit^{32} tin$^{0}\rightarrow$<u>cin</u>^{41})、彼陣 (hit^{32} tin$^{0}\rightarrow$<u>hin</u>^{41}) 等
	詞尾末字讀陽入韻	(煮) 熟、(苗) 栗、(目) 的、(財) 力、(失) 業等	詞尾末字讀陰入韻	同左
	末字輕聲化較少	唅人 (lang^{24})、三月 (gerh^{32}/geh^{32})、本來 (lai^{24})、跋倒 (to^{41}) 等	末字輕聲化較多	唅人 (lang^{0})、三月 (gueh^{0})、本來 (lai^{0})、跋倒 (to^{0})

[a] 表示暫時擱置不列入統計；

[b] 經 2008 年 7 月中旬比對數位同安新民鎮及一位晉江磁灶鎮的受訪者，發現諸位受訪者在這組泉系在文白異讀的狀況是相同的。

必全是泉、漳音系的對應，也可能包含「老」與「新」的對應，偏遠地區塞音保留得較完整；都會區、開發久遠及地形開闊、開發較早的臺灣中、南部，塞音的擦塞音化現象就特別突出，如傳統 (thuan[24] thong[41])，在青少年層大多訛讀成/chuan[24] thong[41]/。

7. 表 4 個別對應的字詞

個別對應的字詞直接在表 4 內以 a、b、c、d、e、f、g、i 標記註明資料來源，這部分均認定具有辨識漳、泉音系功能的字詞。

8. 其它

如泉系讀〔e〕(/e/) 者在漳系大致讀〔E〕(/ee/)，雲霄及詔安有〔ei〕，但在田野調查中均不太具辨音功能，故均不列入統計；詔安話有泉系的/-er/及/-ir/兩個韻母，是其它福建漳系口音所無，故只在泉系移民偏少的地區 (如宜蘭及南投) 列入考慮；泉州話將「風」唸/huang/、「還」唸/huan/、漳州話

表 4 漳、泉音系發音差異的對應關係 (二)：個別對應

Table 4. The pronouncing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Jhangjhou and the Quanjhou sub-dialect (2): individual.

音系	泉州音系		漳州音系	
群組關係	拼音	例詞列舉及註解	拼音	例詞列舉及註解
個別對應	bin/min/mua	明 (仔載) (明天)、明年	me/ma	明 (仔載) (明天)、明年 [c, g, h]
	bu	(老) 母	bo	(老) 母 [e, g, h, i] (較近於臺灣南北的對應)
	cia (陽平)	(佇) 遮 (安溪話爲陰平調)	Cia (陰平)	(佇) 遮 [g, h, i]
	cere/cue	做 (人)	co	做 (人)[a, c, f, g , h, i]
	coo	(當) 初	cue	(當) 初[h, i]
	gun	阮 (兜)	guan	阮 (兜)[a, b, g, h, i]
	giam	嚴 (先生) (白讀音)	gan	嚴 (先生)[a, f] (文讀音)
	hia (陽平)	(佇) 遐 (安溪話爲陰平調)	hia(陰平)	(佇) 遐 [g, h, i]
	khau	叩 (謝)	khio	叩 (謝)[b, g]
	khi/khere	(工) 課	khue	(工) 課 [g, h, i]
	ma	罵 (文讀音)	me	罵 [c, e, g, h, i] (白讀音)
	mng[24]	(頭) 毛 (白讀音)	moo[44]	(頭) 毛 [c, d, e, g, h, i] (文讀音)
	mngh	物 (件)	mih	物(件) [c, d, g, h, i]
	siang (陽平)	啥 (「誰人」之合音)	siang/sang (陰上)	啥 (「誰人」之合音) [g, h, i]
	tan	(鐵) 釘	ting	(鐵) 釘 [g, h, i]
	thah cir/cu	讀書	thah ceh	讀冊 [g, i]
	the/ther	提 (來)	khe	挈 (來)[g, i]
	ti	佇 (厝)	te/ci	佇 (厝)[a, g]
	uan	圈 (uan)	ian	圈 (ian)[a]

資料來源：a：許極燉 (1990)、b：張振興 (1997)、c：董忠司總纂 (2001)、d：張光宇 (1996)、e：丁邦新等 (1997)、f：林寶卿 (2002)、g：周長楫主編 (2006)、h：本研究 (臺灣)、i：本研究 (閩南、粵東)。

將「當」鋪唸/tong/ (以上引自：周長楫主編，2006)。漳浦話及惠安崇武話均將 ch-讀成 s- (丁邦新等，1997；林寶卿，2002)，華安話將 j-或 l-唸 g- (林寶卿，2002；新竹腔也有此現象)。漳州沿海地區將-oo 讀成-oou、長泰話將-au 及-oou 均唸-eu (張光宇，1996；林寶卿，2002；董忠司，2005)。這些語音的對應，研究者目前尚無法確認是否存在於本區，故均暫時擱置，不列入統計。

9. 小結：實例列舉

本處以竹南鎮港墘里塭內社區世居 7 代的 73 歲葉姓耆老的訪談錄音爲範例。拼音分析 (不劃底線爲漳系，劃底線爲泉系) 與聲調分析 (不劃底線爲漳系，劃底線爲泉系) 如下：

勿會 (be) 記、漳 (ciang) 州、足濟 (ce)、影星 (chenn)、揣 (chue) 人、像阮 (chiunn gun)、蕃薯 (ci) 藤、獎 (ciong) 品、上 (ciunn) 樓頂、做較 (co) 好、讀書 (cu)、泉 (cuan) 州、主 (cu) 神、七月底 (gueh te)、老夥 (he) 仔／作夥 (he)、二歲 (hue)、姓楊 (iunn)、溪 (khe)海、起 (khi) 廟、去 (khi)、腔 (khiunn) 口、可 (kho) 能、工課 (khue)、舉 (ki)辦、往過／看過 (kue)、十二 (li) 世、入 (lip) 去、日語 (lit gi)、日據 (ki) 時代、人 (lin) 員、食飯 (png)、百姓 (senn)／姓 (senn) 葉、細 (se) 漢、無啥 (sann)、上 (siong) 大、歷史 (su)、進士 (su)、場 (tiunn) 所、提起來 (the khai^{0})、轉 (tng) 來、內底 (te)、地 (te) 號

泔 (am$^{41\to44}$) 糜、苗 (biau$^{24\to33}$ lik^{32})、民 (bing$^{24\to33}$) 意、無 (bo$^{24\to33}$) 啥、*袴* (bu$^{41\to13}$) 臺、無人敢 (bo$^{24\to33}$ lang$^{24\to33}$ kann$^{41\to44}$) 辦、財力 (cai$^{24\to33}$ lik^{32})、走 (cau$^{41\to44}$) 透透、蕃薯 (ci$^{24\to33}$) 藤、遮 (cia^{44})、鳥 (ciau$^{41\to44}$) 王、獎 (ciong$^{41\to44}$) 品、少 (cio$^{41\to44}$) 人、主 (cu$^{41\to44}$) 神、全(cuan$^{24\to33}$) 省、泉 (cuan$^{24\to33}$) 州、水 (cui$^{41\to44}$) 空、囝 (giann$^{41\to44}$) 仔、原早 (guan$^{24\to11}$)、員 (guan$^{24\to33}$) 工、海 (hai$^{41\to33}$) 水、好 (ho$^{41\to44}$) 勢、以 (i$^{41\to44}$) 早、鹽 (iam$^{24\to33}$) 埕、影 (iann$^{41\to44}$) 星、往 (ing$^{41\to44}$) 過、改 (kai$^{41\to33}$) 名、公 (kang$^{24\to11}$) 里、港 (kang$^{41\to44}$) 仔墘(kinn^{24})、起 (khi$^{41\to44}$) 廟／起 (khi$^{41\to13}$) 碼、可 (kho$^{41\to44}$) 能、古 (khoo$^{41\to44}$) 董、舉 (ki$^{41\to44}$) 辦、奇 (ki$^{24\to33}$) 蹟、時 (si$^{23\to33}$) 代、鹹 (kiam$^{24\to33}$) 份、來臺 (lai$^{24\to33}$ tai$^{24\to33}$) 灣、竹南(lam$^{24\to33}$) 鎮、上樓 (lau$^{24\to33}$) 頂、朱李 (li$^{41\to44}$) 池、了 (liau$^{41\to44}$) 後、人 (lin$^{24\to33}$) 員、後龍 (lang$^{24\to33}$) 外埔、每 (mui$^{41\to44}$) 年、媽 (ma$^{41\to44}$) 祖、王 (ong$^{24\to33}$) 爺、補 (poo$^{41\to44}$) 助、本來 (pun$^{41\to41}$ lai^{0})、本 (pun$^{41\to44}$) 錢／日本 (pun$^{41\to44}$) 政府、城隍 (sing$^{24\to33}$ hiong$^{24\to33}$) 廟、失業 (sit$^{32\to53}$ giap^{32})、塗 (thoo$^{24\to11}$) 埕、頂 (ting$^{41\to44}$) 頭、堤 (te$^{24\to33}$) 防、場 (tiunn$^{24\to33}$) 所、倚 (ua$^{41\to44}$) 廟

拼音的認定係參照表 3 及表 4，得到拼音出現的次數，泉系：漳系＝20：24 (45.5%：54.5%)；聲調上認定主要依據前述對於臺閩語漳、泉系聲調差異的論點，少數參照表 4 及表 5，得到聲調出現的次數，漳系：泉系＝59.5：3.5 (94.4%：5.6%)。之所以會出現小數點的理由是：「起廟」與「起碼」的「起」字爲同一字出現兩次，受訪者卻分化爲漳、泉兩種聲調，故各得 0.5 次，而發音一致的「老夥仔／作夥」視爲一個樣本。「本來 (pun$^{41\to41}$ lai^{0})」的「本」由於「來」的輕聲化，使得「本」必須以不變調因應，這是臺閩語聲調變化的基本規則之一 (許極燉，1990；丁邦新等，1997；盧廣誠，2001)，因此「本來」兩字應視爲一體，不以兩次計算。

以這份訪談錄音爲例可以發現，在拼音上漳泉混合的態勢相當清楚，但聲調上卻倒向漳系。竹南平原原本是泉州籍移民略佔優勢地區 [16]，從拓墾至今兩百餘年，口音卻逐漸漳州化，此現象是否呼應了吳槐 (1976) 的論點 [17]？或另存其它影響因素？其次，一個漢字同時出現漳、泉兩種唸法的分化現

象，在其它地區訪談樣本的拼音也曾出現，但這種現象通常只會出現在這種漳泉口音混合區，泉系優佔的新竹及漳系優佔的桃園均很少出現。

(二) 以核心關鍵詞 (糜、臺、飯) 的語音特徵來分析桃竹苗臺閩語口音的區域結構

從本研究從過去的經驗法則假設桃園爲漳系口音優佔區，新竹爲泉系 (同安) 口音優佔區，苗栗爲漳泉口音混合區，但進一步的論述則藉由以下的論證來釐清。研究者在主要語料取得兩方面進行，一是進行核心關鍵詞 (糜、臺、飯) 的調查與比對；另一是進行抽樣式訪查的錄音分析，研究方法及論點已經詳述於上，以下先就前者進行討論：

1. 以「臺」及「飯」的變調調值來看

以「臺」的變調調值來看，世居桃園的高中生樣本中 100% 唸成漳系調值；世居新竹縣市的高中生樣本中有 91.1% 唸成泉系調值；世居苗栗沿海四鎮的高中生樣本中有 61.4% 唸成漳系調值，38.6% 唸成泉系調值，三地的口音取向差異相當顯著 (以上參：表 5、表 6、表 7)。

以受訪的全體高中生 (居住地不限於桃竹苗) 而言，將「糜」的各種拼法與「臺」的變調值對應：若將 ber、be、bue、me 等 4 組拼音歸類到泉系，則其「臺」變調在泉系唸低平調的比例爲 80.7% (151/187)；若將 mue 視爲漳泉混合音，則「臺」變調唸低平調的比例爲 30.0% (84/280)，唸中平調者爲 70.0% (196/280)；若將 muai、mui、mai 歸類於漳系，則這 3 組音「臺」之變調唸漳系的比例爲 93.6% (162/173)。

表 5 父母親有一方為閩南籍且均世居桃園地區的高中生對「糜」與「臺」字的唸法

Table 5.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and sandhi of "Tai"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ving in Taoyuan area.

鄉鎮市區	發音特性	糜字拼法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i	mai	小計
蘆竹鄉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1	2	0	5	0	0	8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大園鄉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1	0	2	0	0	3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龜山鄉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0	0	3	0	0	3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桃園市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3	0	21	0	0	24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八德市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1	0	4	0	0	5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大溪鎮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0	0	7	0	0	7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其它鄉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1	0	3	0	0	4
鎮市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1	6	0	40	0	0	47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資料來源：桃園高中、永豐高中、新竹高中、竹北高中、新竹高工、科學園區實驗中學、新竹女中現場訪談資料。

表 6 父母親雙方均為閩南籍且均世居新竹地區的高中生對「糜」與「臺」字的唸法

Table 6.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and sandhi of "Tai"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ving in the Hsinchu area for generations.

鄉鎮市區	發音特性	糜字拼法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i	mai	小計
新豐鄉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0	0	0	0	0	0
	調調性	低平調	1	1	0	0	1	0	0	0	0	3
竹北市	臺之變	中平調	0	1	0	0	0	0	1	0	0	2
	調調性	低平調	2	8	0	1	2	0	0	0	0	13
新竹市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1	0	0	0	0	0	1
北區	調調性	低平調	0	13	0	2	0	0	0	0	0	15
新竹市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1	0	0	0	0	1
東區	調調性	低平調	1	12	0	4	0	0	0	0	0	17
新竹市	臺之變	中平調	0	1	0	0	0	0	0	0	0	1
香山區	調調性	低平調	0	3	0	0	0	0	0	0	0	3
總計	臺之變	中平調	0	2	0	1	1	0	1	0	0	5
	調調性	低平調	4	37	0	7	3	0	0	0	0	51

資料來源：新竹高中、竹北高中、新竹高工、新竹女中、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高中部現場訪談資料。

表 7 父母親雙方均為閩南籍且均世居苗栗沿海四鎮的高中生對「糜」與「臺」字的唸法

Table 7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and sandhi of "Tai"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living in the coastal townships of Miaoli County for generations.

鄉鎮市區	發音特性	糜字拼法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i	mai	小計
竹南鎮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7	0	0	0	0	7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3	0	0	0	0	3
後龍鎮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1	0	0	0	0	1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4	0	0	0	0	4
通霄鎮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0	10	0	0	0	0	10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0	4	0	0	0	0	4
苑裡鎮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1	17	0	1	0	0	19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2	4	0	0	0	0	6
總計	臺之變	中平調	0	0	0	1	25	0	1	0	0	27
	調調性	低平調	0	0	0	2	15	0	0	0	0	17

資料來源：新竹高中、竹北高中、新竹高工、新竹女中、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高中部、國立苑裡高中現場訪談資料。

整體趨勢與韋煙灶與曹治中 (2007a) 的調查結果相似，唯一差別較大的是表 8 中「糜」唸成 ber 時，「臺」變調唸中平調的比例比預期偏高[18]，在拼音上設定是漳泉混合音的 mue，其對應的聲調卻明顯朝漳系傾斜，此現象頗耐人尋味。

檢視關西高中的特殊樣本，顯示客家人在說閩南語的過程中，大多將「糜」唸成 mue^{24} (83.3%，25/30)；唸成 mue^{24} 的 25 人中有 20 人會將「臺」變調值唸成漳系的中平調[19]，這種情況應當是受客家

語影響而表現客家人閩南化語音流變的趨向。將糜唸成 mue[24] 在桃竹苗地區不應完全的被視爲是漳、泉音兩系相混的結果，所謂的「漳泉混音」其實可能潛藏來自客家話或其它音系閩南語的影響，可探索客家人福佬化的過程，或提供其它音系閩南裔分布區域的線索。

表 5 受訪的高中生中本人將「飯」唸成老漳音的 puinn 者僅佔 2/47；本人或家人如此用法者佔 6/47，在表 6 與表 7 的受訪者中則完全未發現，可見-uinn 這組老漳音只存在於漳系絕對優佔的桃園，且青少年層已經明顯式微了。這 6 筆將「飯」拼成 puinn，本調則全部唸漳系的中平調。

「飯」本調唸成中降 (31) 或低平調 (22) 者爲泉州話，唸低平調 (22) 者爲安溪話及潮汕話特徵，唸成中平調 (33) 爲同安話、廈門話、漳系共同特色。「糜」唸 ber 時，「飯」唸成中降及低平調的比例爲 36.8% (大部分樣本來自清水、梧棲、沙鹿)；「糜」唸 be 時，「飯」唸成中降及低平調的比例爲 6.1%；「糜」唸成 mue 時，「飯」唸成中降及低平調的比例爲 1.5%；糜唸成 mui、muai、mai 的樣本中，僅 1 筆將「飯」本調，唸成中降或低平調者。可見「飯」本調唸成中降或低平調，可用以反映當地是否存在著能說泉州、安溪或潮汕口音的人。

表 8 桃竹苗地區高中生之臺閩語中「糜」的各種拼法與「臺」的變調值之對應

Table 8.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and sandhi of "Tai"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Areas.

樣本分布	聲調	糜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ai	mi	小計
桃竹苗高中生之樣本	臺之變調調值	中平調	27.5 (10)[a]	14.6 (10)	0.0 (0)	30.2 (16)	70.0 (196)	100.0 (6)	93.3 (154)	100.0 (2)	0.0 (0)	61.5 (393)
		低平調	72.5 (28)	85.4 (80)	100.0 (2)	69.8 (41)	30.0 (84)	0.0 (0)	6.7 (11)	0.0 (0)	0.0 (0)	38.5 (246)

[a] 各列上半部之數字為「臺」唸「中平」或「低平」所佔%；各列下半部小括弧內為數字為樣本數。

2. 核心關鍵詞 (糜、臺、飯) 的比對

由於桃、竹、苗均爲閩、客共處的地域，從表 9、表 10 及表 11 的比對就可輕易剔除世居居民中客家人鄉鎮市區及原住民鄉，其結果與一般社會大眾的認知大致是相同的。桃園縣復興鄉爲原住民鄉，客籍優佔的鄉鎮有：平鎮、楊梅、龍潭、新屋、觀音；觀音草漯[20]及新屋蚵殼港[21]則是閩南籍優佔的情況。新竹縣原住民鄉有尖石、五峰兩鄉，客籍優佔的有：關西、新埔、湖口、橫山、芎林、竹東、北埔、峨眉、寶山等 9 個鄉鎮，竹北約爲閩、客各半的態勢，新豐紅毛港、新竹市三區均屬閩南籍優佔區。苗栗縣閩南籍絕對優佔的鄉鎮爲竹南與後龍，通霄過去雖是客家籍多於閩南籍的情況，但就現地調查，其沿海村落客家人福佬化的情況十分顯著，苑裡則是閩南籍略多於客籍，除了泰安爲原住民鄉、南庄爲客籍略多於原住民，其它鄉鎮均屬客籍優佔的態勢。因此以下的分析樣本將會自動剔除原住民鄉及客籍絕對優佔的鄉鎮市。

從表 9 的樣本來觀察，桃園縣是一面倒屬於漳系高度優佔的區域，全縣漳泉指數高達 6.50。「糜」出現偏泉系唸法的有兩區：新屋蚵殼港 (南半爲蚵間村、北半爲深圳村) 及林口臺地南坡地帶，蚵間村與新豐紅毛港連成一氣；林口臺地爲老泉音 (「糜」唸 ber) 優佔的地帶，其南坡的河谷地帶恰好呈現漳、泉過渡帶色彩。中壢與平鎮漳泉指數趨中，顯示受客家話的影響。

表 9 世居桃園地區的高中及大學生對臺閩語「糜」字的唸法

Table 9.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iving in Taoyuan area for generations.

鄉鎮市	拼音									小計	漳泉指數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i	mai		
蘆竹鄉	0	2	0	0	1	0	24	0	0	27	6.63
大園鄉	0	0	0	0	5	0	21	0	0	26	6.62
龜山鄉	1	2	0	0	2	0	24	0	1	30	6.40
觀音鄉	0	0	0	0	2	0	2	0	0	4	6.00
桃園市	0	1	1	0	9	0	62	0	1	74	6.66
八德市	0	0	0	0	3	1	20	1	0	25	6.72
中壢市	0	0	0	0	8	0	4	0	0	12	5.67
平鎮市	0	0	0	0	4	0	5	0	0	9	6.11
楊梅鎮	0	0	0	0	0	0	1	0	0	1	7.00
新屋鄉	1	0	1	0	0	0	0	0	0	2	2.25
大溪鎮	0	0	0	0	5	1	34	0	0	40	6.60
龍潭鄉	0	0	0	0	0	0	3	0	0	3	7.00
復興鄉	0	0	0	0	0	0	1	0	0	1	7.00
小計	2	5	2	0	39	2	201	1	2	254	6.50

資料來源：北一女中、建國中學、臺北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學、永豐高中、國立陽明高中、龍潭農工、新莊高中、泰山高中的問卷調查；桃園高中、永豐高中、新竹高工、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高中部等訪談資料。

從表 10 的樣本來觀察，新竹全境漳泉指數趨近 3 (新泉音)，新竹縣竹北、新竹市北區、東區及香山區均是新泉音高度優佔的區域，老泉音 (ber) 唸法僅出現在竹北鳳岡 (大義、崇義、尚義、大眉 4 里) 及新庄子 (白地及新莊里) 兩區；新豐的情況較爲複雜，紅毛港三村 (埔和、坡頭、新豐) 「糜」唸老泉音，紅毛港周邊的後湖、鳳坑、上坑、重興及瑞興 5 村，「糜」唸漳泉混合音的 mue，顯示出受潮汕話的影響。故紅毛港及鳳岡兩地保留較多的古泉系韻母-er，其餘地區則已經丟失此韻母。

從表 11 觀察，苗栗沿海四鎮的漳泉指數均頗接近中間值 5 分，屬於漳泉中介音/mue/高度優佔的區域，但深入進行田野可發現，另存在一種聲調結構有別於泉州話、安溪話、同安話及廈門話之外的頭北腔，這部分將在後文討論。以本研究所設定的核心關鍵詞「糜、臺、飯」的臺閩語語音特色，來檢視臺閩語的口音差異及作爲劃分臺閩語次方言區的指標，相當程度能反映桃竹苗三區及區內各鄉鎮間的臺閩語口音區域差異，應是簡便且有效的指標。

表 10 世居新竹地區的高中及大學生對閩南語「糜」字的唸法

Table 10.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iving in the Hsinchu area for generations.

鄉鎮市區	拼音									小計	漳泉指數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i	mai		
新豐鄉	2	3	0	0	3	0	0	0	0	8	2.87
竹北市	3	12	2	3	1	0	1	0	0	22	3.11
新竹市北區	0	20	0	0	0	0	0	0	0	20	3.00
新竹市東區	0	18	4	0	0	0	0	0	0	22	3.09
新竹市香山區	0	13	0	0	0	0	0	0	0	13	3.00
其它鄉鎮	0	0	0	0	1	0	0	0	0	1	5.00
小計	5	66	6	3	5	0	1	0	0	86	3.10

資料來源：臺北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學、臺北市立北一女中、建國中學、龍潭農工問卷調查；新竹高中、竹北高中、新竹女中、新竹高工、科學園區實驗高中高中部等訪談資料。

表 11 世居苗栗縣沿海四鎮的高中及大學生對閩南語「糜」字的唸法

Table 11. The spelling of "porridge" in Taiwanese South Min for th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 living in the coastal townships of Miaoli County for generations.

鄉鎮市區	拼音									小計	漳泉指數
	ber	be	me	bue	mue	mui	muai	mi	mai		
竹南鎮	0	0	0	0	31	0	2	0	0	33	5.12
後龍鎮	0	0	0	0	19	0	0	0	0	19	5.00
通霄鎮	0	0	0	1	66	0	2	0	0	69	5.04
苑裡鎮	0	0	0	3	79	1	5	0	0	88	5.07
其它鄉鎮市	0	0	0	0	1	0	1	0	0	2	6.00
小計	0	0	0	4	196	1	10	0	0	211	5.07

資料來源：國立苑裡高中、臺北教育大學、臺中教育大學問卷調查；新竹高中、竹北高中、新竹女中、新竹高工、科學園區實驗高中高中部等訪談資料。

(二) 從訪談錄音來分析桃竹苗臺閩語口音的區域結構

1. 桃園地區

表 12 的資料顯示，與桃園緊鄰的臺北縣林口鄉經初步調查，是泉系絕對優佔的地區，下福村位於林口火力發電廠旁，緊鄰桃園蘆竹鄉，蘆竹鄉坑子村坑子位於臺地下方的坑子溪河谷，口音呈現過渡性色彩，與前述核心關鍵詞調查的情況類似，不過這部分仍待田野調查以確認。以拼音而言，桃園大抵呈現漳系優佔的情況，但仍然混入少許的泉系成分；另一個特點是老年層保留不少老漳音，與青少年層有頗大差異，可見老漳音在桃園已經明顯式微了。以拼音而言，桃園大致也是一面倒的漳系優佔區，但大部分錄音樣本中「臺」之變調卻多讀泉系的低平調，其原因值得再深究。

桃園新屋鄉只有沿海是臺閩語通行區，但也通行臺客語；笨港村主要宗族黃姓爲客籍；深圳村的深圳及深圳頭李姓祖籍均爲同安，但卻是閩、客語通行的雙語區，就拼音而言是漳、泉音系勢均力敵，但聲調則是向漳系傾斜。蚵間村是同安祖籍優佔的區域，三塊厝吳姓及許姓均爲同安籍、羊寮港吳姓爲安溪，故其拼音傾向泉系，但強度不及紅毛港，聲調表現泉系的特質，應是受祖籍地口音的影響，也混入少許的漳系成分。

表 12 田野訪談錄音的語音結構 (一)：桃園地區

Table 12. The pronouncing composition of recording samples (1): Taoyuan area.

採錄點			拼音				聲調	
			泉		漳		泉	漳
			樣本 (%)	老泉音 (%)	樣本 (%)	老漳音 (%)	樣本 (%)	樣本 (%)
臺北縣	林口鄉	下福村洪福宮陳姓	11 (100.0)	4 (36.4)[a]	0 (0.0)	0 (0.0)	12 (100.0)	0 (0.0)
桃園縣	蘆竹鄉	坑子村坑子廖姓	7.83 (34.0)	0 (0.0)	15.17 (66.0)	1 (4.3)	5 (27.8)	13 (72.2)
	桃園市	北門里吳姓	2 (16.7)	0 (0.0)	10 (83.3)	1 (8.3)	0 (0.0)	14 (100.0)
	大園鄉	竹圍村福海宮莊姓	1 (7.7)	0 (0.0)	12 (92.3)	4 (30.8)	1 (6.3)	15 (93.8)
		海口村海福宮某姓	0 (0.0)	0 (0.0)	12 (100.0)	4 (33.3)	0 (0.0)	14 (100.0)
		北港村水尾許姓	0 (0.0)	0 (0.0)	11 (100.0)	4 (36.4)	1 (7.7)	12 (92.3)
		北港村港仔嘴蔡姓	1 (5.6)	0 (0.0)	17 (94.4)	0 (0.0)	0 (0.0)	12 (100.0)
		北港村海墘許姓	5 (16.7)	0 (0.0)	25 (83.3)	0 (0.0)	0 (0.0)	27 (100.0)
		大園村仁壽宮嚴姓	2 (8.3)	0 (0.0)	22 (91.7)	4(16.7)	1 (6.7)	14 (93.3)
		南港村許姓	2.5 (25.0)	0(0.0)	7.5 (75.0)	0 (0.0)	0 (0.0)	11 (100.0)
	觀音鄉	新坡 14 號埤旁陳姓	5 (29.4)	0 (0.0)	12 (70.6)	0 (0.0)	0 (0.0)	12 (100.0)
		草漯村保障宮李姓	4 (19.0)	0 (0.0)	17 (81.0)	0 (0.0)	0 (0.0)	18 (100.0)
	新屋鄉	深圳村深圳頭李姓	8.17 (45.4)	0.67 (3.7)	9.83 (54.6)	0 (0.0)	6 (31.6)	13 (68.4)
		深圳村玄天宮旁李姓	24.5 (64.4)	0 (0.0)	13.5 (35.5)	0 (0.0)	13 (35.1)	24 (64.9)
		蚵間村三塊厝吳姓	14 (73.7)	1.5 (7.9)	5 (26.3)	0 (0.0)	24 (96)	1 (4.0)
		蚵間村三塊厝許姓	14.5 (76.3)	3 (15.8)	4.5 (23.7)	0 (0.0)	14 (93.3)	1 (6.7)
		蚵間村羊寮港東吳	33.5 (95.7)	12 (34.3)	1.5 (4.3)	0 (0.0)	49 (100.0)	0 (0.0)

註：樣本中包含臺北縣林口鄉下福村。表中林口下福村陳姓樣本祖籍為晉江；大園村、竹圍村、北港村水尾、北港村海墘、保障村等祖籍均為漳浦，坑子村、北門里、南港村等樣本無法確認祖籍地，深圳頭及深圳玄天宮旁李姓均為同安籍，蚵間村三個樣本中羊寮港東吳為安溪籍，其它兩者為同安籍。新坡陳姓祖籍漳州府，附近幾戶均是閩南人。

[a] 老泉音及老漳音均以總樣本數為分母計算，以下諸表同。

2. 新豐紅毛港

紅毛港三村的區域界定，恰巧反應族群分布的空間關係，這三村爲純閩南區，且均爲同安籍移民裔高度集中區域，而且多數曾經待過金門 (墓碑祖籍寫成「金澎」、「金同」)，其移民的路線爲：(同安→) 金門→澎湖→紅毛港 (墓碑寫成金澎、銀澎)。從表 13 觀察：其拼音及聲調均明顯偏泉系，而老泉音 (-er 及-ir 兩個韻母) 保留較多，可看出紅毛港是泉系優佔區，且口音相對保守。祖籍地相似、相對偏遠、人口外流、傳統聚落保存良好等，可解釋其所顯現的語言地理特徵。

3. 新竹平原區：竹北鳳岡、新竹市南寮、香山等及部分新竹市東區

這 4 區的臺閩語口音均是屬於泉系高度優佔的區域 (表 14)。鳳岡 4 村的臺閩語口音頗接近紅毛港，老泉音保留得雖不及紅毛港，但勝過南寮 (含香山區港南里)、東區、香山等區域；南寮地區老泉音略有保留 [22]，但其強度就又不及鳳岡；香山所保留的老泉音又略少於南寮；新竹市東區則甚少出現老泉音。紅毛港、鳳岡及南寮均是同安籍移民裔高度優佔的區域，其口音的保守與開放，可以地理區位來解析，區位開放的程度爲：南寮＞鳳岡＞紅毛港，口音保守的程度恰巧相反；新竹市東區的都市化程度頗高，臺閩語口音開放的程度自又勝過前三者。北香山 (約以汫水港溪爲界) 的主要世居居民祖籍爲晉江、南香山則爲惠安籍 (韋煙灶，1998；韋煙灶，2006)，南香山較接近竹南，語音似乎有受些影響。

表 13 田野訪談錄音的語音結構 (二)：紅毛港及周邊地區世居說閩南語的居民

Table 13. The pronouncing composition of recording samples (2): Hongmaokang area and its peripheral areas.

採錄點		拼音				聲調	
		泉		漳		泉	漳
		樣本 (%)	老泉音 (%)	樣本 (%)	老漳音 (%)	樣本 (%)	樣本 (%)
新竹縣 新豐鄉	中崙村中崙許姓	16.5 (82.5)	3 (15.0)	3.5 (17.5)	0 (0.0)	22 (95.7)	1 (4.3)
	新豐村紅毛港旁	26 (92.9)	6.5 (23.2)	2 (7.1)	0 (0.0)	30 (100.0)	0 (0.0)
	新豐村公館崎腳	18 (94.7)	6 (31.6)	1 (5.3)	0 (0.0)	24 (96.0)	1 (4.0)
	新豐村水沖隙許姓	18 (100.0)	5 (27.8)	0 (0.0)	0 (0.0)	19 (100.0)	0 (0.0)
	新豐村翁厝翁姓	22.5 (68.2)	8 (32.0)	2.5 (7.6)	0 (0.0)	31 (100.0)	0 (0.0)
	新豐村大庄 (一) 陳姓	28 (93.3)	14 (46.7)	2 (6.7)	0 (0.0)	31 (100.0)	0 (0.0)
	新豐村大庄 (二) 許姓	34 (91.9)	16 (43.2)	3 (8.1)	0 (0.0)	37 (100.0)	0 (0.0)
	下底厝 (漳浦陳)	17.5 (83.3)	3.5 (14.3)	3.5 (16.7)	0 (0.0)	20 (95.2)	1 (4.8)
	下底厝 (金門陳)	7.17 (71.7)	1 (10.0)	2.83 (28.3)	0 (0.0)	10 (100.0)	0 (0.0)
	坡頭村頂樹林張姓	27 (96.4)	12 (42.9)	1 (3.6)	0 (0.0)	36 (97.3)	1 (2.7)
	坡頭村頂外湖李姓	27 (90.0)	5 (16.7)	3 (10.0)	0 (0.0)	38 (97.4)	1 (2.6)
	坡頭村朱厝朱姓	34 (97.1)	14 (40.0)	1 (2.9)	0 (0.0)	28 (100.0)	0 (0.0)
	埔和村埔頂許姓	25 (96.2)	10.5 (40.4)	1 (3.8)	0 (0.0)	24 (100.0)	0 (0.0)
	埔和村石人頭吳姓	51 (94.3)	4.67 (8.4)	3 (5.6)	0 (0.00)	78 (100.0)	0 (0.0)
	頂鳳鼻尾戴姓	28 (70.0)	3 (7.5)	12 (30.0)	0 (0.0)	33 (91.7)	3 (8.3)
	下鳳鼻尾鄭姓	14 (93.3)	0 (0.0)	1 (6.7)	0 (0.0)	17 (100)	0 (0.0)
	埔和村石人頭曾姓	20 (59.7)	10.5 (31.3)	3 (9.0)	0 (0.0)	21 (95.5)	1 (4.5)
	埔和村埔頂李姓	12 (70.6)	0 (0.0)	5 (29.4)	0 (0.0)	15 (93.8)	1 (6.3)

註：表中埔和村石人頭吳姓及新豐村下底厝 (漳浦陳) 兩者祖籍漳浦；中崙許姓約 70 年前由紅毛港遷入；頂鳳鼻尾戴姓祖籍為惠安；其它樣本為同安籍 (坡頭村頂外湖 84 歲李姓先祖來自蘆洲)；埔和村石人頭曾姓祖先由新屋石牌村埔頂，移居竹北大眉，出生大眉，約 60 餘年前定居此地，本人以閩南語為主，但會說客語；埔和村埔頂約 75-80 歲李姓為客籍祖籍陸豐，已住此地 40 餘年，會說流利的閩南語。最後兩筆用以顯示客家人，長久居住紅毛港，口音會呈現近似當地的優勢腔。

4. 苗栗沿海四鎮

從表 15 可觀察到，苗栗沿海四鎮整體拼音是呈現漳泉混合的態勢，但以漳系略佔優勢，聲調漳州化的傾向已經很顯著。然而沿海聚落仍是泉籍裔優佔的情況下 [23]，除了中港外，均是地處偏僻、人口外流的聚落。細部觀察，後龍水尾口音偏略泉系，外埔則偏略漳系，兩地的地理環境非常相似，且均是泉系移民裔高度聚集的聚落，耆老表示居民少與客籍通婚。若從祖籍地的地緣脈絡，解釋其語音發展的漳州化傾向，則這個問題應仍有探討的空間。

表 14 田野訪談錄音的語音結構 (三)：新竹平原區

Table 14. The pronouncing composition of recording samples (3): Hsinchu Plain area.

採錄點			拼音				聲調	
			泉		漳		泉	漳
			樣本 (%)	老泉音 (%)	樣本 (%)	老漳音 (%)	樣本 (%)	樣本 (%)
新竹縣	竹北市	大眉里大眉林姓	27.67 (98.8)	9 (32.1)	0.33 (1.1)	0 (0.0)	36 (97.3)	1 (2.7)
	鳳岡	大義里羊寮港孫姓	24 (88.9)	5 (18.5)	3 (11.1)	0 (0.0)	22 (95.7)	1 (4.3)
		崇義里拔子窟黃姓	15 (100.0)	5 (25.0)	0 (0.0)	0 (0.0)	12 (92.3)	1 (7.7)
		崇義里崁仔腳林姓	23 (92.0)	5.5 (22.0)	2 (8.0)	0 (0.0)	23 (95.8)	1 (4.2)
新竹市	東區	仙水里鎮安宮吳姓	19 (95.0)	0 (0.0)	1 (5.0)	0 (0.0)	30 (100.0)	0 (0.0)
		新莊里正德寺林姓	14 (100.0)	1 (7.1)	0 (0.0)	0 (0.0)	25 (100.0)	0 (0.0)
		千甲里千甲路溫姓	33 (82.5)	2 (5.0)	7 (17.5)	0 (0.0)	29 (100.0)	0 (0.0)
		埔頂里埔頂路陳姓	39 (84.7)	0 (0.0)	7 (15.2)	0 (0.0)	39 (100.0)	0 (0.0)
		頂竹里頂竹圍張姓	12 (80.0)	0 (0.0)	3 (20.0)	0 (0.0)	16 (100.0)	0 (0.0)
	北區	中寮里十塊寮蔡姓	13.5 (90.0)	1 (6.7)	1.5 (10.0)	0 (0.0)	19 (95.0)	1 (5.0)
	南寮	舊港里溪洲陳姓	20 (95.2)	6 (2.9)	1 (4.8)	0 (0.0)	22 (100.0)	0 (0.0)
		南寮里南寮孫姓	19 (86.4)	2 (9.1)	3 (13.6)	0 (0.0)	30 (100.0)	0 (0.0)
		康樂里糠榔林姓	24.5 (81.7)	1 (3.3)	5.5 (18.3)	0 (0.0)	24 (96.0)	1 (4.0)
		北油車港陳姓	35 (94.6)	8 (21.6)	2 (5.4)	0 (0.0)	37 (100.0)	0 (0.0)
	香山區	港南里海口林姓	57 (93.4)	13.5 (22.1)	4 (6.6)	0 (0.0)	65 (98.5)	1 (1.5)
		港南里下罟寮韋姓	33.5 (93.1)	5.5 (15.3)	2.5 (6.9)	0 (0.0)	17 (100.0)	0 (0.0)
		南油車港 (一) 陳姓	30 (93.8)	2 (6.3)	2 (6.3)	0 (0.0)	19 (100.0)	0 (0.0)
		南油車港 (二) 陳姓	20 (100.0)	5 (20.0)	0 (0.0)	0 (0.0)	10 (100.0)	0 (0.0)
		大庄里宮口陳姓	21 (91.39)	4.67 (20.3)	2 (8.7)	0 (0.0)	27 (96.4)	1 (3.6)
		美山里頂寮王姓	24 (82.8)	1 (3.4)	5 (17.2)	0 (0.0)	20 (95.2)	1 (4.8)
		朝山里下寮林姓	35 (97.2)	5 (13.9)	1 (2.8)	0 (0.0)	48 (98.0)	1 (2.0)
		鹽水里鹽水港柯姓	24 (80.0)	0 (0.0)	6 (20.0)	0 (0.0)	31 (93.9)	2 (6.1)
		南港里蚵寮林姓	18.5 (84.1)	1 (4.5)	3.5 (15.9)	0 (0.0)	19 (95.0)	1 (5.0)
		南港里陳厝陳姓	28 (90.3)	2 (6.5)	3 (9.7)	0 (0.0)	43 (100.0)	0 (0.0)

註：鳳岡的受訪者中羊寮港孫姓祖籍惠安，其餘均為同安；南寮的受訪樣中，蔡姓與孫姓祖籍不詳，港北陳姓及港南韋姓為南安，其餘為同安；竹市東區埔頂里陳姓祖籍為同安馬巷、千甲里溫姓為安溪、頂竹里張姓為同安，其餘不詳；宮口陳姓與頂寮王姓祖籍為晉江，下寮林姓祖籍同安，鹽水港柯姓及南港里蚵寮林姓為惠安，陳厝陳姓祖籍同安，祖父來自王功。

表 15 田野訪談錄音的語音結構 (四)：苗栗沿海四鎮

Table 15. The pronouncing composition of recording samples (4): the coastal townships of Miaoli County.

採錄點			拼音				聲調	
			泉		漳		泉	漳
			樣本 (%)	老泉音 (%)	樣本 (%)	老漳音 (%)	樣本 (%)	樣本 (%)
苗栗縣	竹南鎮	營盤里郭姓	9 (37.5)	0 (0.0)	15 (62.5)	0 (0.0)	1 (3.0)	32 (97.0)
		海口里林姓	19 (40.4)	0 (0.0)	28 (59.6)	0 (0.0)	4 (6.5)	58 (93.5)
		港墘里塭內葉姓	20 (45.4)	0 (0.0)	24 (53.3)	0 (0.0)	3.5 (5.6)	59.5 (94.4)
	後龍鎮	海寶里網紘張姓	16 (72.7)	0 (0.0)	6 (27.3)	0 (0.0)	6 (19.4)	25 (80.6)
		外埔里 (一) 朱姓	15 (50.0)	0 (0.0)	15 (50.0)	0 (0.0)	1 (3.3)	29 (96.7)
		外埔里 (二) 朱姓等	13.67 (50.6)	0 (0.0)	13.33 (49.4)	0 (0.0)	0 (0.0)	35 (100.0)
		秀水里水尾藍姓	12.5 (73.5)	0 (0.0)	4.5 (26.5)	0 (0.0)	10 (58.8)	7 (41.2)
		龍津里公司寮王姓	8 (34.8)	0 (0.0)	15 (65.2)	0 (0.0)	4 (16.0)	21 (84.0)
		龍津里同興鄭姓	5.5 (32.4)	0 (0.0)	11.5 (67.6)	0 (0.0)	1 (3.4)	28 (96.6)
		中和里海口？姓	8 (53.3)	0 (0.0)	7 (46.7)	0 (0.0)	0 (0.0)	31 (100.0)
		中和里灣瓦周姓	2 (28.6)	0 (0.0)	5 (71.4)	0 (0.0)	0 (0.0)	8 (100.0)
		後龍街上蔡姓	5.5 (32.4)	0 (0.0)	11.5 (67.6)	0 (0.0)	4 (36.4)	7 (63.6)
	通霄鎮	通霄鎮頂街李姓	7 (35.0)	0 (0.0)	13 (65.0)	0 (0.0)	4.5 (22.5)	15.5 (77.5)
		鎮上慈惠宮陳姓	5 (29.4)	0 (0.0)	12 (70.6)	0 (0.0)	1 (3.7)	26 (96.3)
		通西里溝北張姓	8 (32.0)	0 (0.0)	17 (68.0)	0 (0.0)	2 (7.1)	26 (92.9)
		下通灣 (一)呂姓	3 (21.5)	0 (0.0)	11 (78.5)	0 (0.0)	1 (6.7)	14 (93.3)
		下通灣 (二) 陳姓	7 (26.9)	0 (0.0)	12 (63.1)	0 (0.0)	4 (20.0)	16 (80.0)
		通灣里四窩鄭姓	11 (37.6)	0 (0.0)	18 (62.4)	0 (0.0)	2 (8.0)	23 (92.0)
	苑裡鎮	苑裡港 (一) 黃姓	12.6 (43.4)	0 (0.0)	16.4 (56.6)	0 (0.0)	0 (0.0)	28 (100.0)
		苑裡港 (二) 洪姓	7.25 (26.9)	0 (0.0)	19.75 (73.1)	0 (0.0)	5 (17.9)	23 (82.1)
		西平里下出水鄭姓	11 (40.7)	0 (0.0)	16 (59.3)	0 (0.0)	3.5 (10.3)	30.5 (89.7)
		西平里西平厝張姓	20 (36.4)	0 (0.0)	35 (63.6)	0 (0.0)	3 (5.4)	53 (94.6)
		海岸里海口鄭姓	19.75 (49.2)	1 (2.4)	20.25 (49.4)	0 (0.0)	3 (4.8)	59 (95.2)
		房裡里南房易姓	7.5 (30.0)	0 (0.0)	17.5 (70.0)	0 (0.0)	0 (0.0)	26 (100.0)

註：竹南營盤里郭姓祖先來自澎湖，海口林姓祖籍漳浦；後龍外埔朱姓為同安→澎湖→外埔，水尾藍姓祖籍漳浦；公司寮王姓祖籍潮州，同興鄭姓祖籍同安；中和里海口、灣瓦、通霄鎮頂街李姓及慈惠宮旁陳姓、通西里溝北張姓等祖籍無法訪查；下通灣 (一) 呂姓為客籍，但三代不講客語；下通灣 (二) 陳姓祖籍詔安；四窩鄭姓為福佬化客籍 (祖先約在 100 年前遷自竹東)；苑裡港 (一) 黃姓祖籍無法訪查、苑裡港 (二) 洪姓祖籍漳州沿海、西平厝張姓祖籍惠安後張鄉、海岸里海口鄭姓祖籍晉江、西平里下出水鄭姓祖籍晉江永寧鄉 (石獅市，與海岸里鄭姓不同宗)、房裡里南房易姓祖籍無法訪查，曾祖父自大安鄉遷居此地。

5. 小結

桃竹苗的臺閩語口音在大區域分類上形成漳系優佔、泉系優佔、漳泉混合音優佔三區。在小區域分類上，泉系優佔區有老泉音 (紅毛港及鳳岡) 與新泉音 (南寮、新竹市區、香山) 的差別，漳系優佔區內的差異較不明顯，但有年齡層的差別 (老漳音—老年層、新漳音—青少年層)，另有兩種特殊口音：

新豐、新屋的半福佬客、苗栗沿海的頭北腔。在受訪者的語音表現上，漳系優佔區及泉系優佔區在拼音上甚少出現同一單字漳泉混用的狀況，漳泉混合音優佔區則有。老泉音及老漳音出現在祖籍純度較高且相對偏遠地區，漳泉混合音優佔區 (圖 3)，甚少出現老泉音及老漳音。

聲調系統頗爲穩定，泉系優佔區則偏泉音，漳系優佔區則偏漳音，漳泉混合音優佔區也是偏漳音。泉系優佔區只有囝 (ginn$^{41\rightarrow33}$) 仔、全 (chuan$^{24\rightarrow33}$) 部兩個字的變調已經明顯倒向漳系；漳泉混音優佔區只有少數單字 (尪(kang$^{24\rightarrow11}$)款) 之變調偏向泉系；漳系優佔區僅有「臺 (tai$^{24\rightarrow11}$) 灣」的聲調偏向泉系，其餘均是一面倒的趨向漳系。

不同祖籍地的影響差異仍會殘留在個別的樣本中，如紅毛港下底厝陳姓 (祖籍漳浦 [24])，將「底」唸成漳系的/te/，鄰村的耆老則唸成泉系的/tue/，研究者更據此確認其地名寫法 (原誤爲「下塊厝」)；新竹市東區千甲里溫姓 (祖籍安溪)，其閩南語大抵反映新竹腔的特質，但其將「解」(釋) 唸成/kere/、將「過」(去) 唸成/ker/、(佇)「遮」唸成陰平調 (新竹腔唸陽平調)，反映安溪話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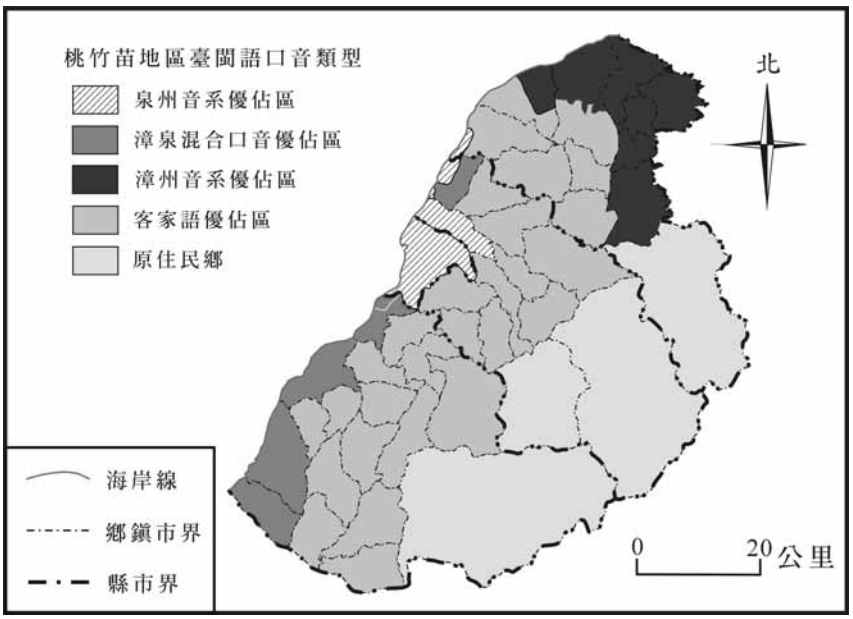


圖 3 桃竹苗地區臺閩語口音分佈的空間特色

Fig. 3.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ub-dialect groups in Taoyuan, Hsinchu and Miaoli Areas.

(三) 特殊的閩南語口音

1. 新屋及新豐地區的半福佬客

在桃竹沿海地區調查時，發現一項語言地理特性：一群同時能操閩、客語的居民，桃園及新竹縣沿海地區的閩南人稱其爲「半福佬客」，圍繞著純閩南區。乍看，這群半福佬客的出現並不令人訝異，紅毛港、蚵殼港、鳳岡、南寮均爲同安裔高度優佔的區域 [25]，東側爲客籍高度優佔的區域，兩區過渡帶自然容易出現同時能操閩、客的過渡帶，但透過語音分析卻發現：這群半福佬客所操的閩南語與新

竹腔頗有出入 [26]，特別以新屋鄉永興村大牛欄葉姓較具代表，大牛欄葉姓所表現的漳系成分最明顯，特別是保留部分老漳音。從這群半福佬客居住地的地緣性來看，應是無法頻繁接觸到漳系的語音，若透過接觸學習，理應會表現出新竹腔的特徵，但本區半福佬客的情況卻不是這樣 (參：表 16)，因此聯想到其閩南語口音是否受祖籍地的潮汕話所影響 [27]？或者受本地的客家話所影響？經剔除當地客家語的影響後，仍見與泉系有明顯的差異 (韋煙灶與曹治中，2007b)，並分析當地主要宗族祖籍地目前所用的優勢方言，大抵已能假設：這群來自廣東的半福佬客來臺之前，已同時能操閩南、客家雙語。但語音比對方法到了客語優佔區或接近漳系優佔區就受到侷限了，必須輔以主要宗族祖籍調查。經調查發現，本區主要宗族確實有相當比例移自目前海、陸豐的閩、客過渡帶 (尤其以陸豐大安鎮爲多、其次爲海豐公平鎮)。半福佬客的調查及論證，研究者將另文發表，在此僅就語音部分提出探討。

表 16 田野訪談錄音的語音結構 (五)：紅毛港周邊地區的半福佬客

Table 16. The pronouncing composition of recording samples (5): The Half-Hohlo-Hakka living in the periphery of Hongmaokang.

採錄點			拼音				聲調	
			泉		漳		泉	漳
			樣本 (%)	老泉音 (%)	樣本 (%)	老漳音 (%)	樣本 (%)	樣本 (%)
桃園縣	新屋	石牌村員笨葉姓	3.5 (11.7)	0 (0.0)	26.5 (88.3)	3.5 (11.7)	1.5 (4.7)	30.5 (95.3)
		永安村下庄仔黃姓	2 (18.2)	0 (0.0)	9 (81.8)	0 (0.0)	2 (28.6)	5 (71.4)
		笨港村笨仔港黃 (一)	6 (28.6)	0 (0.0)	15 (71.4)	0 (0.0)	2 (11.1)	16 (88.9)
		笨港村笨仔港黃 (二)	4 (44.4)	0 (0.0)	5 (55.6)	0 (0.0)	2 (15.4)	11 (84.6)
新竹縣	新豐	後湖村下鄭鄭姓	8 (50.0)	0 (0.0)	8 (50.0)	0 (0.0)	2 (18.2)	9 (81.8)
		後湖村頂鄭鄭姓	16 (50.0)	1 (3.1)	15 (46.9)	0 (0.0)	7 (22.6)	24 (77.4)
		姜厝姜姓 (老年層)	2 (22.2)	0 (0.0)	7 (77.8)	0 (0.0)	1 (7.7)	12 (92.3)
		姜厝姜姓 (中年層)	5 (21.7)	0 (0.0)	18 (78.3)	0 (0.0)	2 (13.3)	13 (86.7)
		鳳坑村田厝田姓	10.5 (33.9)	1 (3.2)	20.5 (66.1)	0 (0.0)	9 (29.0)	22 (71.0)
		松林村松柏林陳姓	15 (51.7)	2 (6.9)	12 (41.4)	0 (0.0)	5.33 (13.3)	34.67 (86.7)
		上坑村坑仔口鄭姓	8 (40.0)	0 (0.0)	12 (60.0)	0 (0.0)	6 (35.3)	11 (64.7)
		上坑村坑仔口孫姓	10 (43.5)	0 (0.0)	13 (56.5)	0 (0.0)	15 (41.7)	21 (58.3)

註：表中石牌村葉姓為永興村大牛欄分房，祖籍陸豐橫隴鄉寮子前 (今陸河縣境)；永安下庄子黃姓祖籍為海豐青塘鄉下寬回邊；笨港村兩位黃姓為同宗，祖籍陸豐下碖鄉營前寨；後湖村下鄭及頂鄭源出一脈，祖籍陸豐大安墟鄭厝樓，姜厝姜姓祖籍陸豐大安墟鹽墩鄉鹽墩村，鳳坑村田厝田姓祖籍海豐東涌鎮東北村 (今汕尾市城區東涌鎮東北村，作者已確認為當地的客家方言島)；上坑村鄭姓祖籍陸豐，居民可感知其閩南語口音與新竹優勢腔有所區別。上坑村坑仔口孫姓祖籍為同安馬巷的閩南人但已居住本地 5 代以上，本筆訪談記錄用以對照，即使原本祖籍為同安孫姓，居住數代之後，仍會表現出當地小區域的優勢口音。

本研究重點不在於辨識半福佬客是客家或閩南人，而是探討其在祖籍地是否同時能操或接觸閩、客雙語？施添福 (1990) 以「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在地業戶和不在地業戶、以及閩粵莊主充分合作」來詮釋萃豐庄良好業佃關係，而維持整個墾庄相當長時期的社會安定，甚少發生族群械鬥。此外，若有一群半福佬客作爲緩衝，在緩和閩客族群言語不通的潛在衝突，應也發揮一定效用。如果這個假設

可以成立，則北埔金廣福墾號不應當稱爲「閩、客」合墾的典範，而是「閩、粵」合墾的典範，閩人及粵人間 (包括墾首間與墾佃間) 因言語能相溝通，在消極面可減少因言語不通所產生的不必要的猜忌與衝突，在積極面是更能合作處理墾務。

2. 何謂頭北腔？

苗栗沿海有兩個區塊爲頭北腔盛行區[28]，本研究發現：頭北腔的拼音呈現漳泉合態勢，與駱嘉鵬 (2005) 的調查結果一致，苗栗沿海非頭北腔居民所感知的頭北腔，其獨特性主要在於聲調 (參：表 17)，尤其是上聲的本調 (44) 及變調 (33) 與臺灣優勢腔 (本調 21、變調 41) 的音感差異最大。與安溪話、同安話、廈門話比較也是很不一樣的另一支閩南語次方言，甚至是否視爲閩南話都值得討論[29]。

表 17 苗栗白沙屯頭北腔的本調調值

Table 17. The main tone pitches of Thoupei Sub-dialect in Paishathun, Miaoli.

			平	上	去	入
陰	本調		33	44	31	31
	變調	不接陽去	22	33	33	33
		後接陽去	11			
陽	本調		23	--	11	33
	變調	不接陽去	22	--	22	22
		後接陽去	11	--	11	11

資料來源：駱嘉鵬 (2005)。

「頭北」應當是一個地理區，問題是其所指爲何地？眾人只知是位於泉州惠安縣境，但未有學者進一步描述其地理區位，韋煙灶與曹治中 (2007b) 透過網路檢索 (統一湄洲灣兩岸，做大大莆田，2007)、文獻回顧 (林玉茹，2000) 及訪談位於臺北市同安街的「莆仙同鄉會」，確定了頭北的地理區位。頭北又稱蕭厝 (簡體字寫成肖厝)，北以山脈隔開仙遊 (簡體字寫成仙游) 縣、東緊臨湄洲灣、西部也以山脈阻隔與泉州核心區 (晉江平原) 的聯繫，東南部則可連接惠安。頭北在 2000 年成立泉州市轄下一個遠郊區－泉港區。在地理形勢上，既是莆田與泉州的過渡帶，卻是自成一格的地理區。清代的頭北港與臺灣西岸諸港有貿易往來。頭北話是具有閩南話與莆仙話的過渡語音特質。針對苗栗沿海頭北腔的口音特質、地理區爲特性、族群關係等議題，研究者將進行後續調查，並於另文發表，本處僅概略描述其地理區位特性。

結　論

研究者兩人嘗試將地理學要素及調查方法注入臺閩語調查中，也將語言學專業技能注入地理學研究中，整體研究途徑則是地理學取向的，因此調查的角度不是專注在一個點位的縱深調查，而是全區域性的橫向調查。從目前的研究成果觀察，這樣的研究途徑是可行的，也藉此發現一些純地理學角度無法觀察到的人地關係，如新豐及新屋的半福佬客；語言學較忽略的空間或區域橫向關聯，如調查頭北腔語音結構與地理區位的關聯，則是地理學者的強項。

在研究過程中遭遇難一些難以排除的干擾因素，如在臺灣 75 歲以下的男性大抵服過兵役，也與外界接觸頻繁，加上通婚的影響，如何保證其口音是單向的繼承自本地？在調查中也發現，即使是同村長大，生活背景相近的夫妻，口音也有些差異。其次，漳、泉音系差異指標的關鍵詞認定理論上應以祖籍地爲準，但目前祖籍地的口音是否與三、四百年前移民時一致呢？合音縮讀及詞尾末字輕聲化的現象，從現有的調查上來看，漳系優佔區的情況確實較明顯，但相關研究論文較少提及，閩南語字、辭典也均不列，因此無法對比。再者，不同學者對各種口音描述仍有些小分歧或甚至錯誤 [30]，這些均會在分析口音時產生困擾，如何釐清這些分歧或錯誤？解決的方法是：除了從微觀小區域的小異過程發現地方性的地理意涵；在大區域整合論述時唯有忽略小異而求大同，才可更宏觀的透視閩南語口音的區域特性。野外調查也常常面臨找不到適當人可問的窘境，且以這樣的調查方式，田野的工作量相當大，使得田野訪談範圍不得不先縮小到以「沿海地區」爲主，雖目前本研究田野調查詳細的程度，已經足以論斷研究區臺閩語語音的區域特性，但不可諱言的，仍有不少的研究調查缺口尚待補強。

註　解

1. 如：丁邦新等 (1997)、吳中杰 (1999)、吳守禮 (1970)、吳槐 (1976)、洪惟仁 (1989; 1995b; 2004)、林再復 (1985)、林珠彩 (1995)、張光宇 (1996)、張屏生 (1996)、張振興 (1997)、陳淑娟 (1994)、楊秀芳 (1988)、董忠司 (1991)、潘科元 (1997)、駱嘉鵬 (2005)、盧廣誠 (2001)、顧百里 (1976)、Tung (1964) 等。
2. 如：張光宇 (1996)；張屏生 (1996)；洪惟仁 (1989; 1990a; 1990b; 1995a; 1995b; 1995c; 1997; 2003; 2004)；董忠司 (1991)；董忠司總纂 (2001) 等。
3. 廈門話係參考《普通話閩南語詞典》、《閩南方言大詞典》；同安話係參考竹北鳳岡及新豐紅毛港的受訪者 (兩地均是同安籍移民高度優佔且口音相對保守的區域) 及張屏生 (1996) 在金門的調查成果；新竹腔以研究者的發音爲參考；《臺灣閩南語辭典》中對於海口腔、偏海腔、內埔腔的語音差異列舉頗爲詳實，漳系以《臺灣閩南語辭典》、《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與《閩南方言大詞典》爲準，並參考廖學誠教授的發音；安溪腔以《臺灣閩南語辭典》所列汐止腔及李玉芬教授的發音爲參考。
4. 閩南地區閩南語口音的地理分布頗合乎地理區的結構，本區山脈縱橫，河海是主要的聯繫孔道，泉系中的同安話區及頭北話區均是三面環山 (山高可達 500-1,000m)，一面臨海，自成獨立的集水區，促成獨立的口音系統。晉江流域爲泉州話區；沿海的石獅與晉江是泉州話與同安話的過渡帶；說安溪話的德化、永春、安溪 3 縣，地處偏遠的晉江上游山間盆地，得保存-ere 這個古韻母。廈門島自明代中葉以後逐漸發展成國際商港，五路人馬匯集，形成「漳泉濫」的現象。長泰及龍海地近廈門、同安，且月港 (海澄) 在明、清代曾經也是繁華的港市，其口音稍近於同安話。九龍江流域的南靖、平和及漳州市區口音較爲一致，華安地處九龍江上游，口音自成一格；漳浦、雲霄、東山及詔安各處的獨立水系，但海路可通，使口音展現各自的地方特色，但相去不遠。(參：杜秀榮與唐建軍主編，2006；福建省地圖出版社編，2008)
5. 高中生並不是最佳的受訪者，但是本研究的目的並非要檢視其語言使用能力，而是要藉之調查臺

閩語口音的區域結構特性，高中生是最容易快速及大量取樣的一群，其組成結構也最能反映鄉鎮級行政區的差異性。

6. 祖籍地的確認係利用韋煙灶與曹治中 (2007b) 所編的「臺灣漢人之主要祖籍地」表格作爲參考。區域性的墓碑祖籍地統計表請參見韋煙灶與曹治中 (2007b)，本處限於篇幅，不再列出。
7. 如「請問您是不是『姓鄭 (sinn$^{21\rightarrow41}$ tinn^{33})』？」，受訪者回答「是姓鄭 (sinn$^{21\rightarrow41}$ tinn^{33})」，但在其它談話中又冒出「姓鄭 (senn$^{21\rightarrow41}$ tenn^{33})」。
8. 2007 年 5 月中旬訪談潮州裔新加坡人及祖籍海陽 (今潮安) 的泰國華人；2008 年 7 月中旬訪談海豐縣梅隴鎮、陸河縣河口鎮 (自稱會說陸豐市大安鎮閩南語)、陸豐市東海鎮、汕頭市濠江區等地十餘位受訪者資料。
9. 董忠司總纂 (2001) 所指的同安腔應更正爲新同安腔。bue^{5} 及 me^{5}，具有從 be^{5} 到 mue^{5} 的過渡音色彩，但以「臺」交互檢驗，卻趨向泉系，以 4 爲加權數並不合理，故減半給予 3.5 分 (韋煙灶與曹治中，2007a)。
10. 泉州話沒有陽去本調，古全濁及次濁聲母去聲白讀字讀同清音聲母去聲，一般通稱陰去調。臺灣大部分口音、廈門及漳州等地則將陽上及陰去聲的古全濁及次濁聲母白讀字併入陽去調。泉州話陰平本調值 33 略低於臺灣大部分地區的臺閩語口音、廈門及漳州等地的 44，變調則有 33 及 44 兩套。泉州話的陽去本調值大抵爲中降的 31，與臺灣大部分地區的口音、廈門及漳州等地的 21 或 22 音感上也有差異。
11. 參見表 1 及表 2。研究者在臺北古亭、大稻埕、八里、淡水、關渡、泰山等 6 處所進行的調查發現：臺北腔與其它使用泉系的地區，在聲調上最明顯的差異是臺北腔中的陰上變調，不分老年及青少年層，大部分已經轉化爲漳系的高平調，而非泉系的上升調，可見這種轉變並非發生在最近數十年。這種變調模式，究竟是區域內部不同口音系統混合的影響，還是受到來自中、南部移民的影響？仍待釐清，但研究者傾向認爲是受臺北地區有眾多的安溪移民裔定居所影響，安溪腔的陰上變調爲高平調與漳系相同。
12. 按：內湖島之所以唸成雙音節的/lau too/ (聽起來如臺閩語「老堵」)，是內湖 (lai oo) 或其地名原義「鴟鴞」 (la^{7}/lai^{7} hioh^{8}，老鷹) 二字切成一個音節/lau/，/too/則是當地對島的拼法。
13. 研究者委請任宜蘭高中徐銘鴻老師代爲調查發現發現：約 100 個世居宜蘭地區中約有 80 個學生仍保留具有漳系特色的-uinn 韻母；桃園地區是研究者親自調查，-uinn 韻母保留最完整的是大園的老年層，其次零星分散於各鄉鎮市；澎湖吉貝的資料係參照董忠司總纂 (2001)。
14. 竺家寧 (2007)：「江韻和唐陽韻在現代方言裏已不易分別，不過，在《廣韻》裏，江韻和唐陽韻的排列相隔很遠…可見江韻的中古音應該比較接近東冬鍾。我們可以假定江韻念-ong (按：原文以 IPA 書寫，本處改爲 TLPA 形式) …後世有許多地方都把江韻念為-ang，於是就和唐陽韻的字沒有差別了」。本組在表 4 所列的單字均屬於唐陽韻，在對應上漳系唸-ang 反映中古音，泉系唸-ong 反映上古音或閩南土音。江韻則大概在南宋以後，才轉唸成-ang，目前江韻在漳、泉音系的唸法是一致的，白讀唸成-ong (如「講話」)，文讀唸成-ang (如「開講」)。故從聲韻變化的脈絡可佐證，漳系比泉系更能反映唐、宋的中原口音；閩南語部分文讀的形成是在唐、宋及其以後漸次演變而成的。

15.「現代官話的二等字有許多是念細音」的問題，高本漢認爲：「現代官話之所以有〔i〕介音，是由唐代發生的顎化現象所致」 (引自：竺家寧，2007)。即在唐代以後的部分聲母在與韻母〔a〕連結時，顎化過程中逐漸形成〔ja〕，再變爲〔ia〕，語音演變的結果使得漳系比泉系有稍高比例的這類音韻結構。

16. 竹南第二公墓 (中港中美里澎湖厝) 的祖籍統計泉州及永春 (德化) 籍合佔 66.7%，與台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 (1928) 所調查的 67.4%，十分接近。

17. 吳槐 (1976) :「在臺灣，漳州、泉州二語，發音略有差別，泉州系語音較重，而安溪、頂郊尤甚，漳州系語音則較為輕清。以是泉女嫁漳人，入門語腔即異；反之漳女作泉婦，到老聲調不移，俗諺譏為泉州人背祖，此乃盡人皆知，通俗而明顯之例證。…由重而輕，濁而清，當不能逸此軌道之外別有所擇焉。」

18. 按：其中有 8 個唸成中平調的樣本來自清水鎮。國立苑裡高中學生來自臺中海線鄉鎮的人數頗多，清水爲泉州話優佔區，其「臺」字的變調 22 值雖同爲低平調，但較同爲泉系的同安話 11 或 21 略高 (丁邦新等，1997)，再受臺灣整體大環境臺閩語漳州化影響，因此產生此現象。

19. 父母均爲客家人，略通閩南語者之臺閩語「糜」唸法的樣本分布如下：me (1 人，「臺」變調調值爲低平調)、bue (2 人，「臺」變調唸中平調 2 人)、mue (25，「臺」變調唸中平調 20 人、唸低平者 5)、muai (2 人，「臺」變調唸中平調 2 人)。

20. 根據草漯保障宮李先生說法及參照溫秀雯 (2003) 的調查，目前觀音鄉閩南籍優佔的村落包括：樹林、富林、保障、草漯、塔腳等 5 村，其餘爲客家籍優佔。

21. 根據本研究田野調查，新屋鄉的沿海村落中蚵間村爲閩南籍高度優佔、深圳村爲閩、客各半的態勢，笨港村爲客籍高度優佔，永安村爲客家佔 7、8 成 (葉立與葉斯供，2005)、永興村大牛欄及後庄村的葉氏宗親爲會說閩客雙語的「半福佬客」。

22. 曾敏雄與張玉怡 (2007) 也觀察到：「現今 70 歲以上長者，日常話語中，仍可察覺出來帶有同安語音，如『粿袋仔』說成近似ㄍㄜˊㄉㄜˊㄚˋ的音」。即南寮地區的老年層仍保留許多老泉音，因此新竹地區老泉音的消失應是在最近數十年的事而已。

23. 如公墓祖籍抽樣：中港公墓泉系佔 66.7%、崎頂公墓 95.2%、外埔公墓 100%、水尾公墓 93.9%、網紘公墓 100%、公司寮山公墓 83.3%；「在臺漢族調查」中的竹南、後龍庄泉／漳人口數的 % 各爲 67.4/32.6、84.3/15.7。

24. 紅毛港下底厝陳姓有兩支，小宗的來自金門，大宗來自漳浦，土地廟名爲「漳浦福德宮」；此外，《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所收的土地拓墾單：「立給出墾字人汪仰詹，有自置荒埔一所，坐落土名樟浦厝，東至岸倒水為界，西至岸為界，南至吳家 (按：下底厝南邊是池和宮廟後吳姓聚落) 為界，北至岸倒水為界，四至界址踏明。今有陳扶官 (按：官爲對男性尊稱) 託中向詹給出荒埔一處，自備工本開園，時三面議定墾字內銀二十大元正。其銀即日同中親收足訖；將荒埔付陳扶前去掌管，永為己業…。」(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91) 可資證明。

25. 在鳳岡 4 村的 19 個重要宗族中，有 15 個祖籍爲同安 (78.9%)；鳳岡之墓碑祖籍地可考的有 73.1% 爲同安 (韋煙灶與曹治中，2007b)，1928 年出版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1928) 也清楚呈現類似的移民結構。

26. 表 13 最後兩筆訪談記錄，係用以顯示即使是客家人，長久居住新竹腔優佔區的紅毛港，口音會呈現近似當地的優勢腔。
27. 研究者於 2008 年 7 月中旬訪談海豐縣梅隴鎮、陸豐市東海鎮、汕頭市濠江區等地的 5 位能說潮汕話的受訪者，一致唸漳系的韻母有：-ia (針)、-ue (火)、-e (買)、-enn (井)、-i (魚)、-iang (良、香 (港))、-ionn (張、羊)；唸漳系的詞有：毛 (moo)、讀冊 (ceh)、罵 (me)；喉塞入聲音做詞尾輕聲化/gueh^{0}/(月)；「糜」唸 mue 或 mua；少見於閩南地區的唸法有：島 (tau)、遮 (ci)、遐 (hi) 。新豐及新屋半福佬客受訪者一致性唸漳系的有：火/hue/、買/be/、魚/hi/、毛/moo/、坑/khenn/、姜/kiang/，另外糜唸/mue/或/moi/也明顯與新竹腔不同。整體而言，研究區內半福佬客的臺閩語拼音與潮汕話相近而遠新竹腔。
28. 苗栗沿海四鎮使用頭北腔的區域有二：1.竹南鎮的崎頂里 (崎頂臺地西半部，清天泉、北戶、崎頂、山頂、尖山、青草)、大埔里的竹篙厝、山佳里 (山佳、店仔)、龍鳳里 (山寮、后厝仔、海埔)、竹興里 (大坵園、竹圍仔)，涵蓋 5 個里。2.後龍鎮中和里 (赤土崎、翁厝、半天寮)、南港里 (山邊、山腳、過港)、通霄鎮白東里、白西里 (合稱白沙屯)、內島里 (內湖島、洪厝、洪崎、陳厝)、新埔里 (頂崎及下崎)，涵蓋 6 里。
29. 從聲調分析來看，頭北腔的本調調性與泉州話較爲相近，但變調就差異較大，頭北腔的本調系統也接近於仙游方言 (參：張光宇，1996)。
30. 如從田野調查證據來看，截至目前金門仍保留老同安話特徵的-er 及-ir 兩韻母，但在漳、泉音系比對最完整的《閩南方言大詞典》所列資料卻爲-e 及-i，顯然也弄錯了 (參：周長楫主編，2006)。

謝　辭

本文之初稿曾於《第十一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宣讀，承與會來賓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論文審查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厭其煩的詳細審閱細節並指正缺失。調查過程中承蒙徐勝一、張智欽、廖學誠、賴貴三、李玉芬、黃寶園等諸位教授，以及林敬妤、徐銘鴻、邱雯玲、吳素蓮、鄭旭宏、張桂瓊、申士芳、陳鴻志、盧聖真、朱怡亭、賴來甲、鄒永楷、楊雅琪、陳柳均、蔡玫珍、連明琴、劉玲秀、黃大展、林欣慧、王瓊足、蔡舜昤、陳琇君、黃惠屏、劉靜瑩、黃瑞秋、張獻明、李明賢等諸位老師熱心提供協助，研究者在此均致上誠摯的謝意。

引用文獻

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 (1997) 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王甫昌 (2002) 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4: 11-74。

王秀斌主編 (2008) 福建省地圖冊，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王福堂 (2005) 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北京：語文出版社。

平山久雄 (2005) 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甘爲霖編 (1997) 廈門音新字典，19 版，臺南：臺灣教會公報社。

台灣總督官房調查課編 (1928) 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臺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吳中杰 (1999) 臺灣福佬客分布及其語言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吳守禮 (1970) 臺灣省通志・住民志・語言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吳槐 (1976) 閩南語語音之研究，臺灣文獻，26 (4)～27 (1) 合刊本: 126-147。

杜秀榮、唐建軍主編 (2006) 中國地圖集，1 版 5 刷，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周長楫主編 (2006) 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周長楫編 (2002) 廈門方言詞典，2 版 2 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林玉茹 (2000) 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林再復 (1985) 閩南人，臺北：作者自印。

林珠彩 (1995) 臺灣閩南語三代間語音詞彙的初步調查與比較－以高雄小港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慶勳 (2004) 臺灣閩南語概論，臺北：心理出版社。

林寶卿 (2002) 閩南方言與古漢語同源詞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竺家寧 (2007) 聲韻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施添福 (1990) 清代竹塹地區的「墾區莊」: 萃豐莊的設立和演變，臺灣風物，39 (4): 33-70。

洪惟仁 (1989) 臺灣諸語之分布與融合消長的競爭力分析，臺灣風物，39 (2): 43-80。

洪惟仁 (1990a) 臺灣河佬語聲調研究，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洪惟仁 (1990b) 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及其音系，臺灣風物，40 (3): 55-79。

洪惟仁 (1995a) 臺灣閩南語方言調查的一些發現，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7: 10-25。

洪惟仁 (1995b) 臺灣彰化王功方言:一個多重變調的閩南語方言，元任學會漢語方言資料寶庫，1: 3-54。

洪惟仁 (1995c) 漳泉在臺灣的融合，國語文教育通訊，11: 84-100。

洪惟仁 (1997) 新竹市志・住民志・語言篇，新竹：新竹市政府。

洪惟仁 (2003)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臺灣普通腔的形成，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博士論文。

洪惟仁 (2004) 變化中的臺灣話，第五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靜宜大學，1-34。

韋煙灶 (1998) 新竹平原沿海地區生態環境的變遷與居民維生方式的轉變，地理研究報告，29: 63-96。

韋煙灶 (2006) 從地理觀點來看新竹沿海地區的環境變遷與區域發展，海洋文化 2006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基隆：海洋大學，1-26。

韋煙灶、曹治中 (2007a) 臺灣閩南語次方言劃分指標之建立及其空間特性之分析，2007 年全球華人地理學家大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國地理學會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1-8。

韋煙灶、曹治中 (2007b) 桃竹苗地區臺灣閩南語口音分布的區域特性，第十一屆臺灣地理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3-1-1～3-1-38。

徐兆泉編著 (2001) 臺灣客家話辭典，臺北：南天書局。

徐曉望 (1997) 閩國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南天書局。

張枝正編 (1954)，三十六字台音簡化字典，高雄：慶芳書局。

張屏生 (1996)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同方言的語音調查和比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振興 (1997) 臺灣閩南方言記略，臺一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統一湄洲灣兩岸，做大大莆田！ (2007) 福建論壇，http://bbs.66163.com/viewthread.php?fid=150&tid=7980&extra=page%3D1。[2007.07.09]

許極燉 (1990) 臺灣語概論，臺北：臺灣語文研究發展基金會。

陳淑娟 (1994) 臺南歸仁方言音韻，閩南語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7: 1-33。

陳章太、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陳國章 (2004) 臺灣地名辭典，合訂本，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曾敏雄、張玉怡 (2007) 竹塹西岸話港南，新竹：新竹市香山區港南社區發展協會。

廈門大學中文研究所漢語研究室編 (1993) 普通話閩南語詞典，臺北：台笠出版社。

新竹州廳編 (1921) 新竹州第一統計書，新竹：新竹州廳。

楊秀芳 (1988) 臺南市志・人民志・語言篇，臺南：臺南市政府。

溫秀雯 (2003) 桃園高家豐順客話音韻研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葉立、葉斯供 (2005) 新屋鄉永安村保生宮，桃園：永安保生宮管理委員會。

葉寶奎 (2005) 語言學概論，修訂版，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董忠司 (1991) 臺北市、臺南市、鹿港、宜蘭等四個方言音系的整理與比較，新竹師院學報，5: 31-64。

董忠司 (2005) 臺閩兩地內埔腔之調查與研究Ⅱ報告之一—長泰話音系與 eo 韻的初步研究，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6: 48-63。

董忠司總纂 (2001) 臺灣閩南語辭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鄒嘉彥、游汝傑 (2007) 社會語言學教程，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圖書室，http://www.th.gov.tw/lib/index.htm。[2008.08.01]

廖風德 (1990) 清代之噶瑪蘭，臺北：正中書局。

福建省地圖出版社編 (2008) 廈門市地圖集，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1) 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潘科元 (1997) 大臺北地區閩南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盧廣誠 (2001) 臺灣閩南語詞彙研究，臺北：南天書局。

駱嘉鵬 (2005) 白沙屯方言的聲調特色，文與哲學報，5: 535-562。

譚其驤主編 (1996) 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八冊 (清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顧百里 (1976) 澎湖群島方言調查，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小川尚義 (1907) 日台大辭典，臺北：台灣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

Christopher, A. J. (2004) Linguistic segregation in urban South Africa, 1996, *Geoforum*, 35: 145-156.

Horvath, B. M. and Horvath, R. J. (2002) The geolinguistics of /l/ vocalization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loinguistcs*, 6 (3): 319-346.

Kaplan, D. H. (1995) Differences in migration determinants for linguistic groups in Canada,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7: 115-124.

Nettle, D. (1996) Language diversity in West Africa: an ecolog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5: 403-438.

Nettle, D. (1998) Explaining global patterns of language diversity,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7: 354-374.

Tung, C. H. (1964) Phoonology of Taiwanese as spoken in the Kaohsiung area, *Journal of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 204-195.

Wikle, T. G. B. (1996)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language features in Oklahoma, *Proceedings Oklahoma Academy of Science*, 77: 1-15.

2008 年 3 月 20 日　收稿
2008 年 8 月 21 日　修正
2008 年 9 月 26 日　接受